

大闹蜈蚣岭



武松系列连环画之五

大闹蜈蚣岭

原著	施耐庵
改编	朱金山
绘画	杨秋宝
	徐晓平
扫描	whyufu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【内容提要】 武松是水浒中的一个英雄人物。根据《水浒》部分情节，我们编绘了《武松》这一套连环画，共五册，这是第五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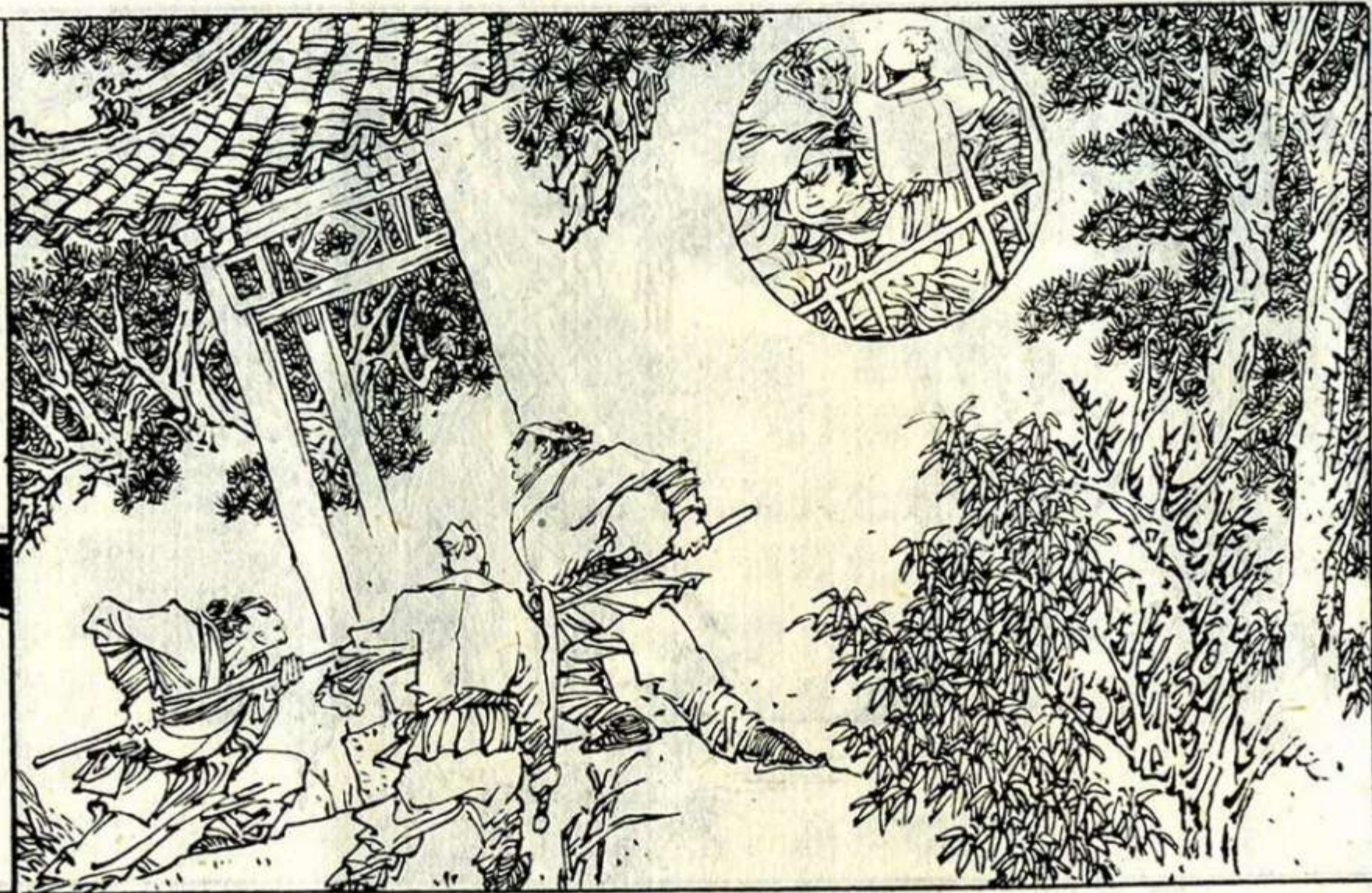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杀了蒋门神、张都监、张团练，连夜逃出孟州，到了十字坡张青、孙二娘店中。此时，孟州府押了缉捕文书，悬赏捉拿武松，张青见追捕得紧，与武松商议，要他去二龙山投奔鲁智深、杨志入伙，武松一口应允。武松临走，孙二娘为防武松路上有失，取来一套僧衣，以及度牒、数珠与戒刀，把武松改扮成一个行者，从此江湖上便唤他为行者武松。

武松离了十字坡，直奔二龙山，途经蜈蚣岭，遇飞天蜈蚣王道人杀人抢掠，患害百姓，一气之下，杀了王道人，为地方除了一害。武松到了二龙山，鲁智深、杨志早闻武松英雄，十分敬重。从此武松便在二龙山落草，后来与鲁智深、杨志等同投梁山泊聚义。

武松



武松在鸳鸯楼杀了蒋门神、张都监、张团练等人，连夜越城逃走。一夜辛苦，身体困倦。望见一座树林里，有一个小小古庙，便向那庙奔去。



到了里面，把朴刀倚了，解下包裹来做个枕头，扑翻身便睡。刚合上眼，门外边探入两把挠钩，把武松搭住。另外两个人便抢入来，将武松按定，一条绳索绑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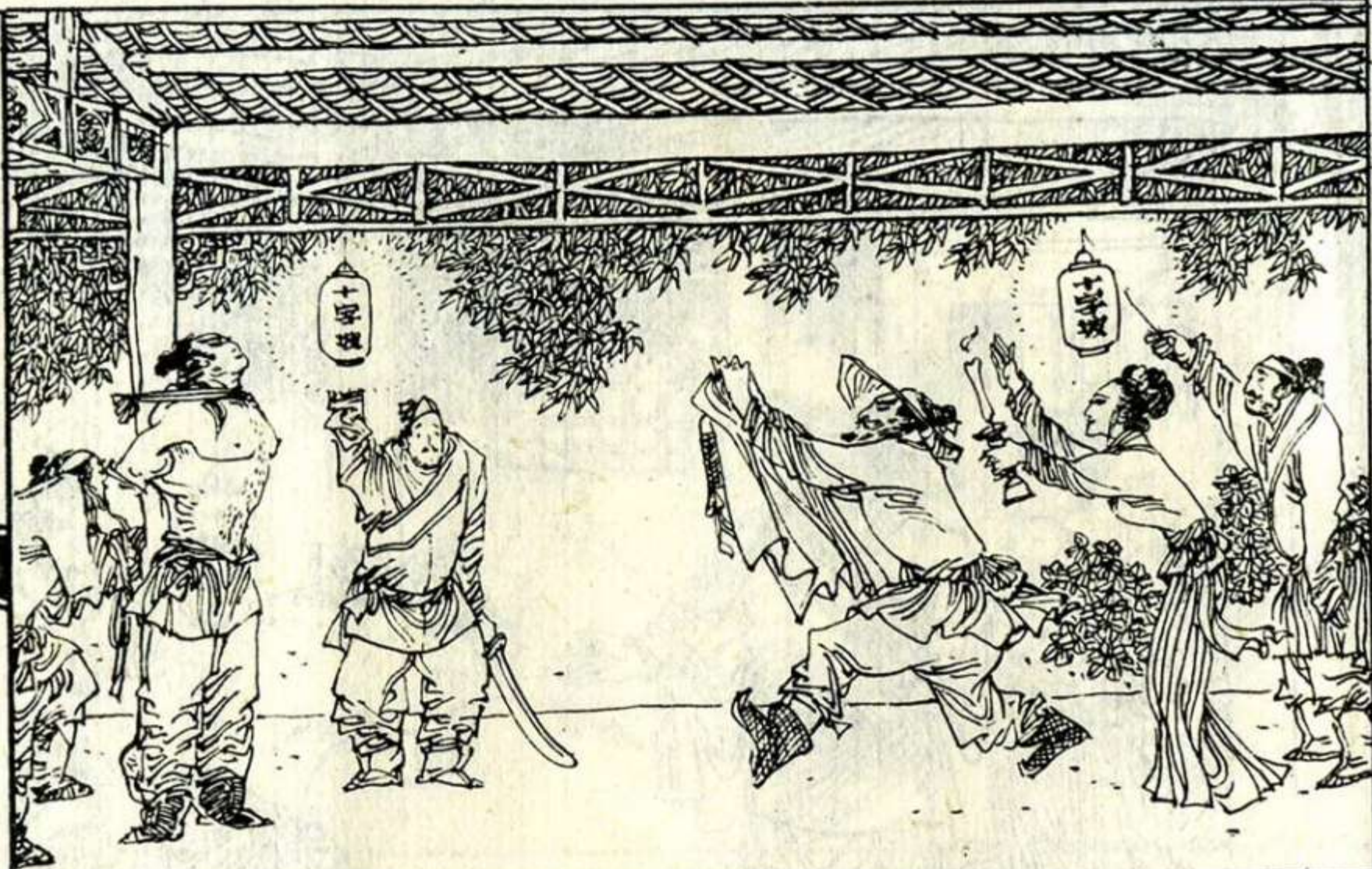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哪里挣扎得脱。被这四个人夺了包裹、朴刀，却似牵羊的一般，脚不点地，来到一所草屋前，把武松推了进去。



四个人剥了武松衣裳，将他赤条条的绑在亭柱上。武松就灯影里看时，见梁上挂着四条人腿。肚里想道：“却撞在横死神手里，早知如此，不如去孟州府里杀尽鸟官，便吃一刀一剐，也留得一个清名在世！”



那四人提着包裹，口里叫道：“大哥大嫂快起来，我们捉得一头好行货在这里。”只听得前面应道：“我来了！你们不要动手，我自来开剥。”没一盏茶时，只见两个人进后屋来：前面一个大汉，背后一个妇人。



两个定睛一看，那妇人便道：“这不是叔叔武都头？”那大汉道：“快解了我兄弟！”武松看时，那大汉不是别人，正是菜园子张青，这妇人便是母夜叉孙二娘。那四个人吃了一惊，忙把绳索解了，拿衣服与武松穿。



原来这张青开设在十字坡的店面作坊却有几处，这里又是一处。当下，张青请武松到前面客席里，叙礼罢，问道：“贤弟为何这等模样？”武松答道：“一言难尽！”



武松把醉打蒋门神、大闹飞云浦、血溅鸳鸯楼等事，前前后后讲了一遍。孙二娘道：“只听得叔叔打了蒋门神，又是醉了赢他，那一个来往人不吃惊。却不知向后的事。”因见武松困倦，请去客房里歇息。



再说孟州城里张都监衙内，武松动手时，也有躲过的，直到天明才敢来孟州府里告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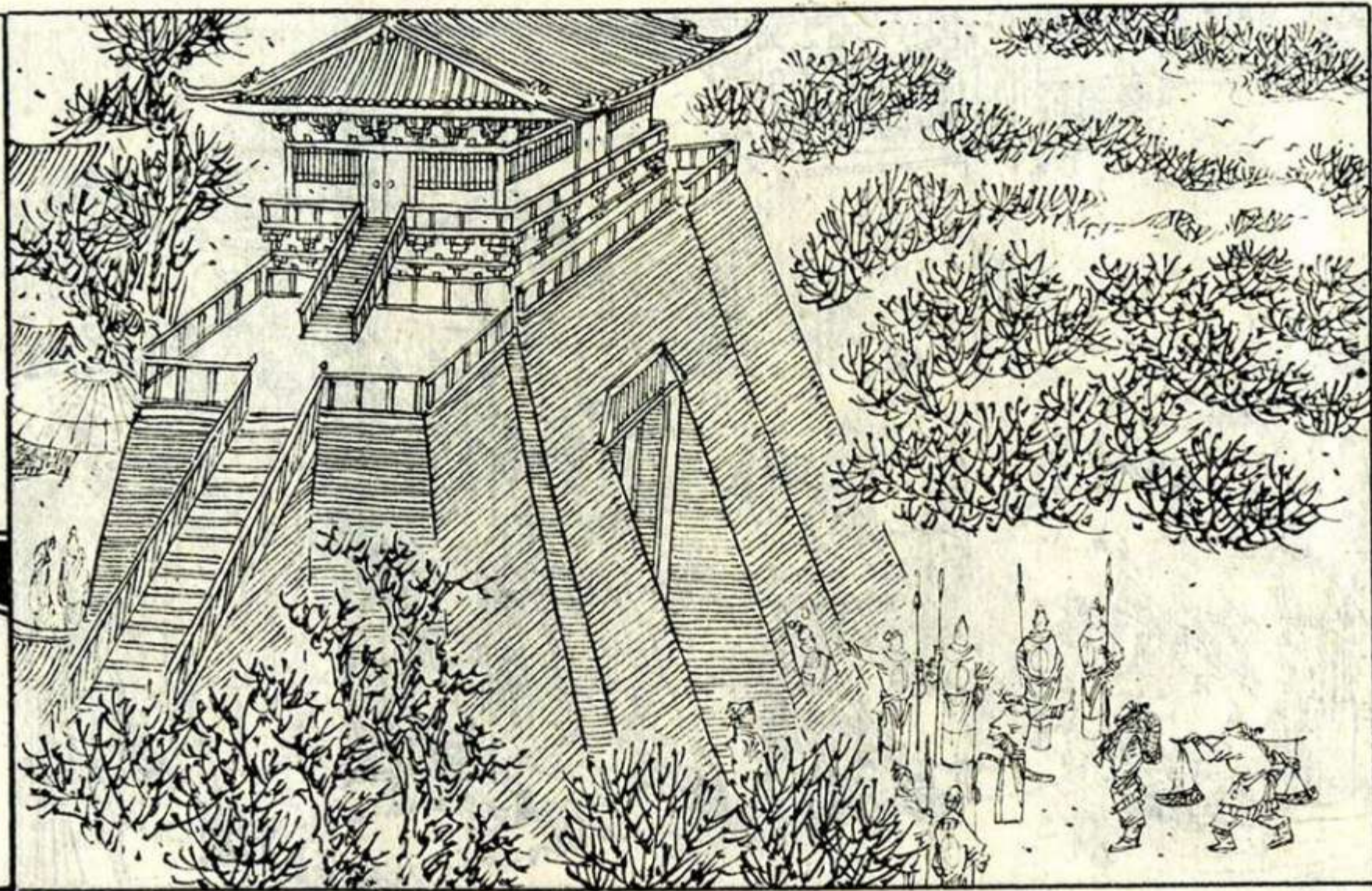


知府接了状子，大吃一惊。立即差人下来，检验了杀死人数。一面差人把住孟州四门，点起军汉与缉捕人员，会同城中街坊里正，挨家挨户搜捉凶犯武松。



正乱间，飞云浦地保里正飞也似来府里告称：“杀死四人在浦内。”知府接了状子，忙差本县县尉下来打捞、检验。

武松



孟州城里闭门三日，挨户搜查，捉拿武松不着。知府无奈，只得押了文书，写了武松籍贯、年纪，画影图形，出三千贯钱，缉捕武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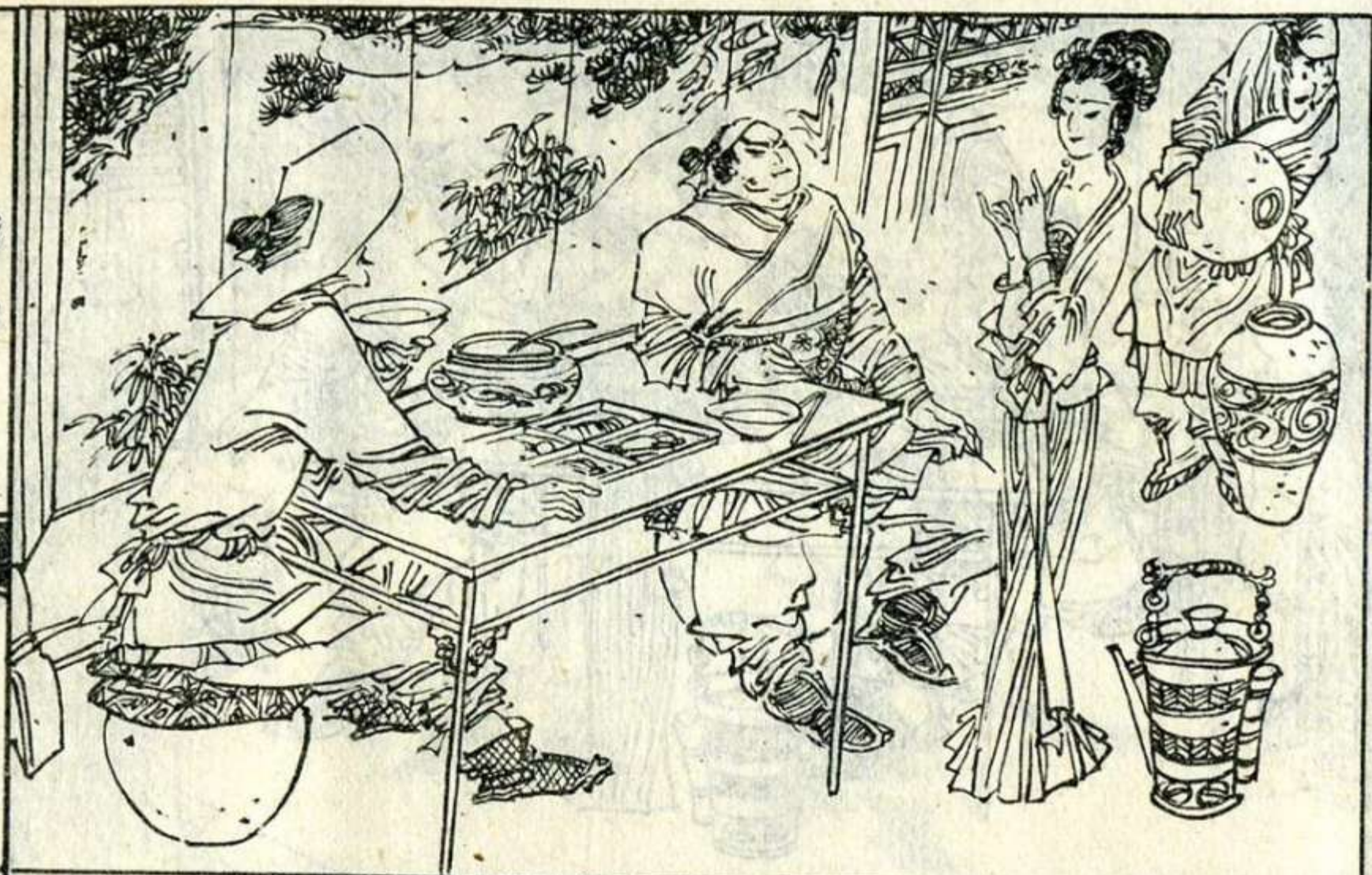
那张青听得有做公的出城来各乡各村缉捕，对武松道：“二弟，不是我怕事不留你，如今官司搜捕得甚急，我却寻个好安身处与你，先前也曾对你说过，只不知你肯去也不？”



武松问是何处？张青道：“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龙山宝珠寺，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在那里落草，青州官军也奈何他不得，我写一封信与你，到那里去安身，可保无事。”武松连声道好。



张青随即写了一封信交给武松，安排酒食送行。只见孙二娘走进来，指着张青道：“你这样叫叔叔去，定被人捉了。你不见阿叔脸上有两行金印，走到前路，人家一看便知。”



张青道：“脸上贴两个膏药便了。”孙二娘笑道：“天下只有你乖！这个如何瞒得过做公的？我却有个道理，只怕叔叔依不得。”武松忙问何事。孙二娘笑道：“我说出来，阿叔却不要嗔怪。”



孙二娘接着说：“两年前，有个头陀打这里过，被我杀了，却留得他一个界箍、一身衣服、一本度牒、两把戒刀在这里。叔叔既要避难，便把头发剪了，做个行者，就可遮盖了面上的金印。又有这本度牒做护身符，谁敢来盘问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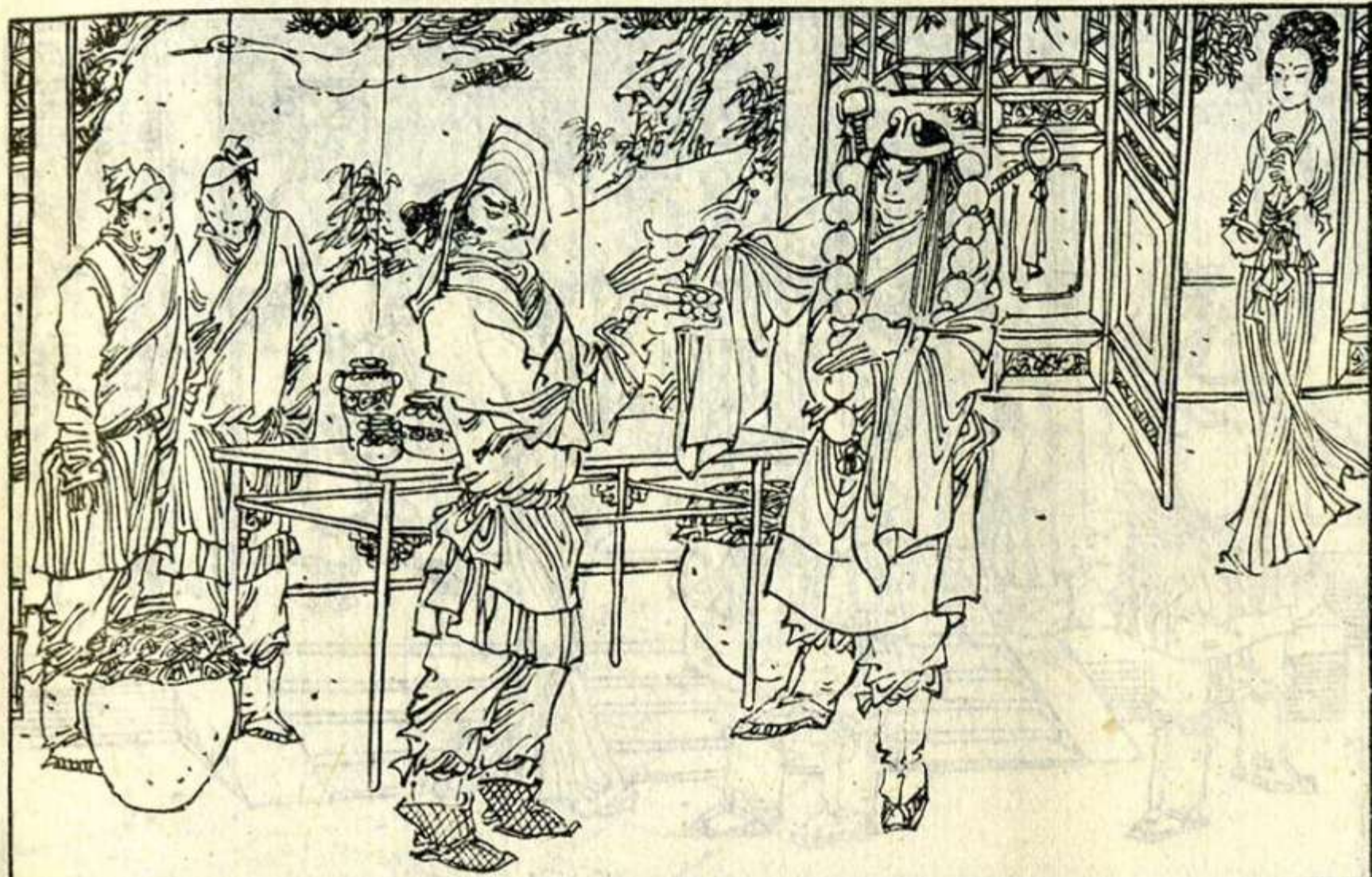
张青便问武松可愿意？武松道：“这个也使得。只恐我不象出家人模样。”张青道：“我且与你扮一扮看。”孙二娘去房中拿出包袱来打开，教武松里外穿了。



武松穿了皂直裰，系了穗绦，解开头发，摺叠起来，将界箍箍起，挂着数珠。张青、孙二娘看了，喝采道：“却不是前生注定！”武松对面镜子照了，也自哈哈大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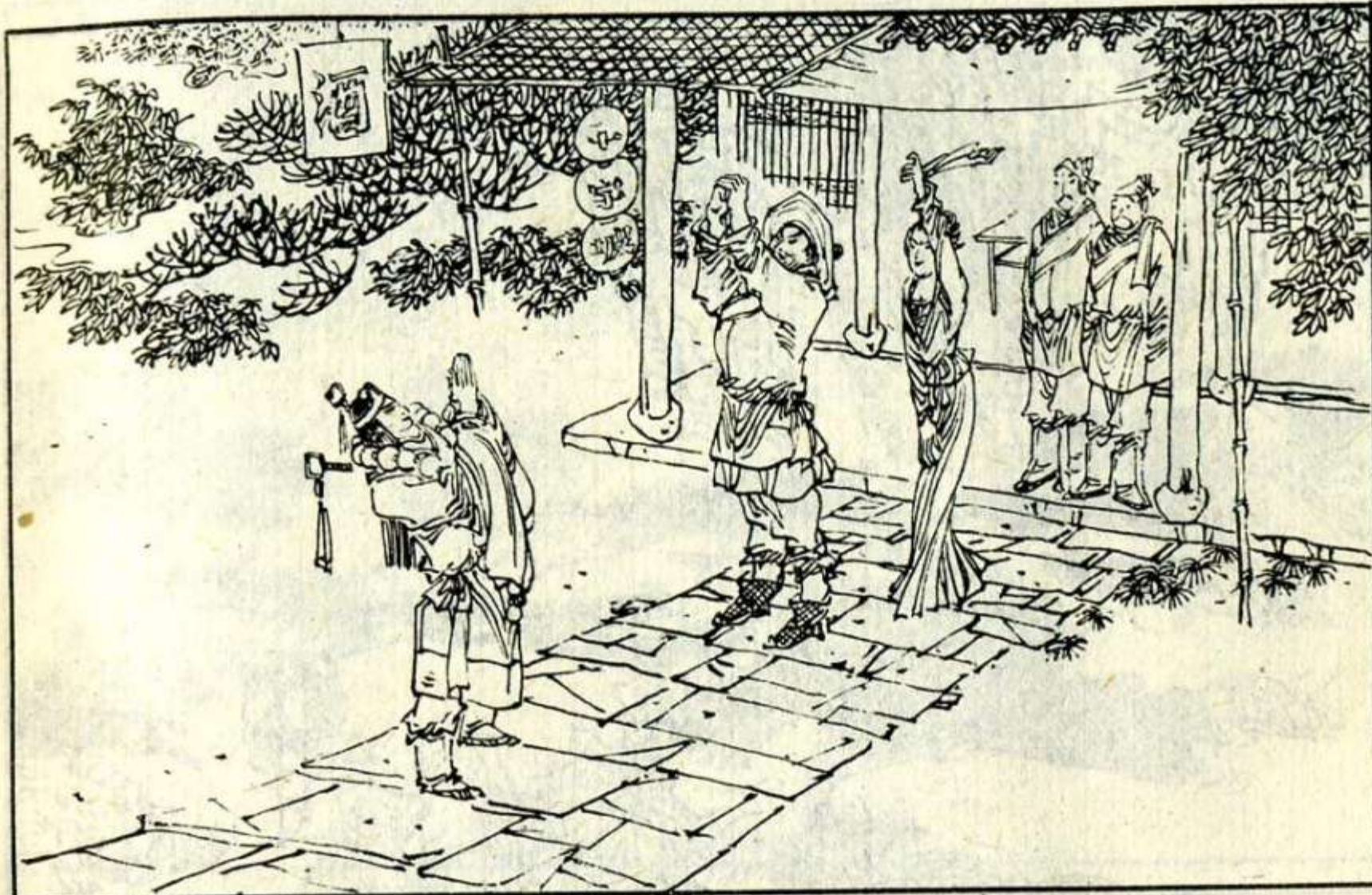
张青问武松为何大笑？武松道：“我照了自也好笑，我也做得个行者！大哥便替我剪了头发。”张青拿起剪刀，替武松把前后头发都剪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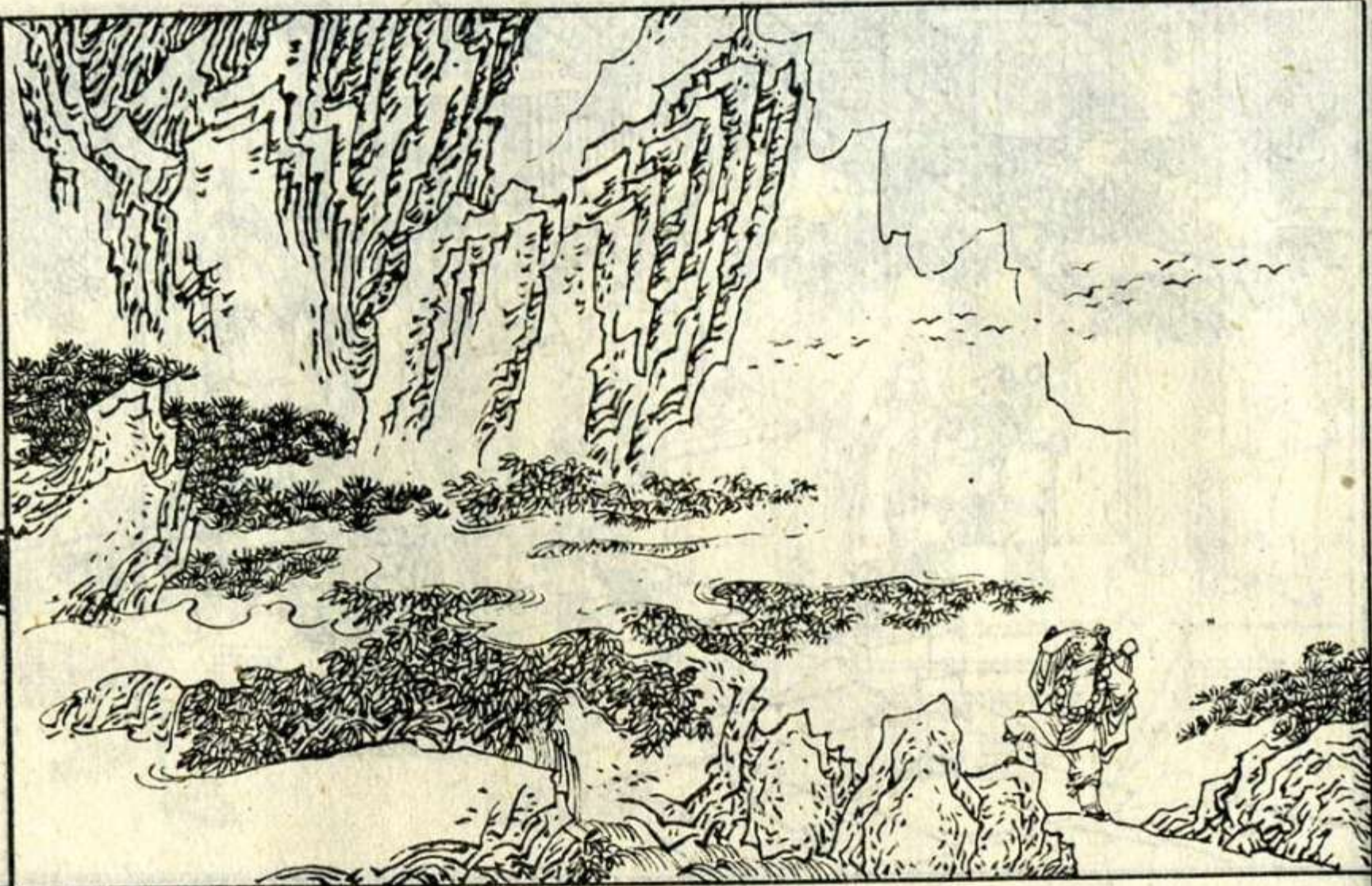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收拾包裹要行。张青又道：“二弟，你听我说，不是我贪便宜。你把张都监家里的金银酒器留下，我换些碎银两给你，在路上做盘缠，万无一失。”武松道：“大哥所见极是。”便都拿出来给了张青。



武松收了散碎金银，饱吃了一顿酒饭，拜辞了张青夫妻要行。孙二娘取出度牒来交给武松，就与他缝个锦袋盛了，教武松挂在贴肉胸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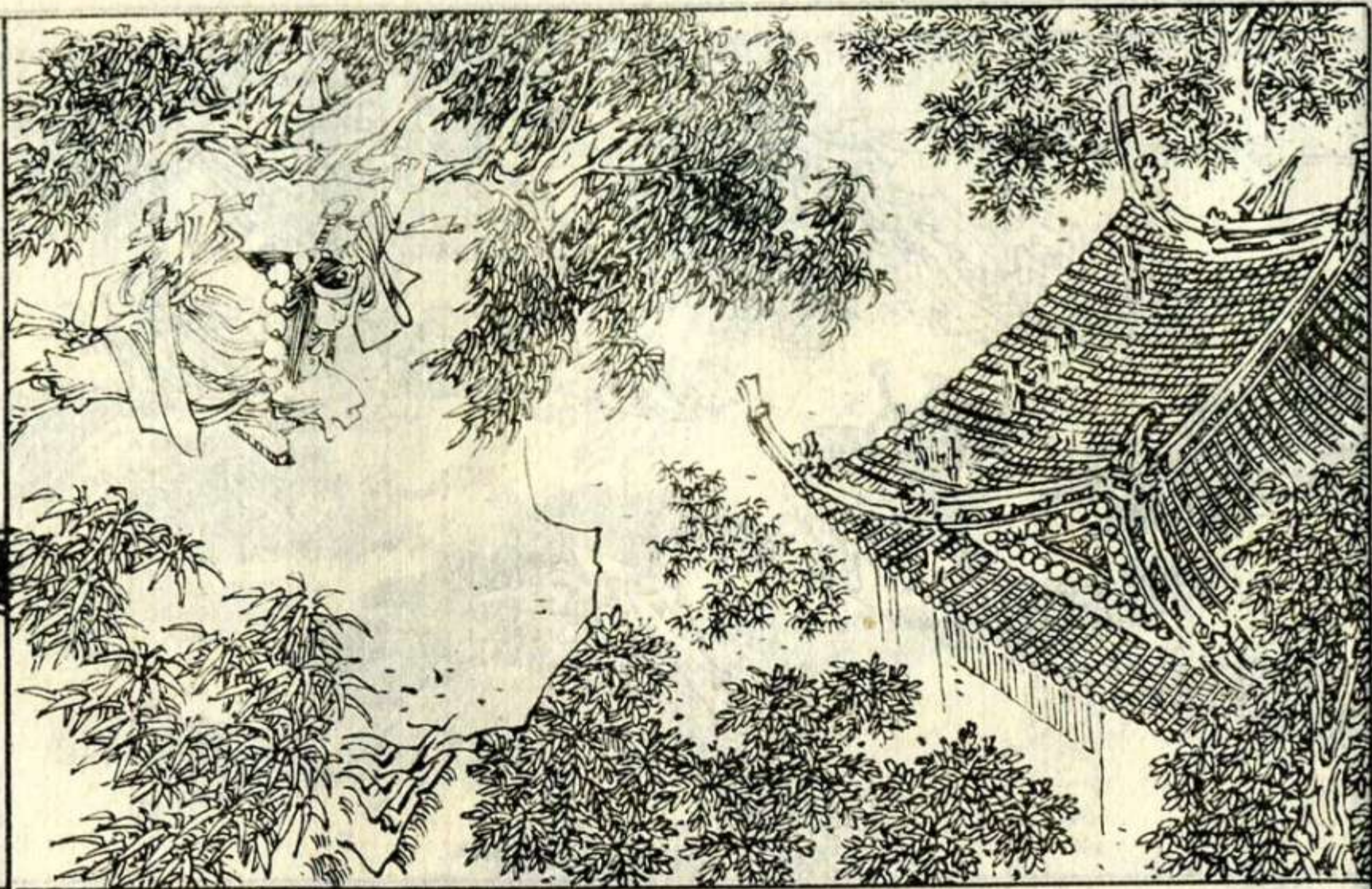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临行，张青又嘱咐道：“二弟，路上小心在意：酒要少吃，休要与人争闹，也做些出家人模样，不要被人看破了。到了二龙山，写封信寄来。我夫妻在这里，也不是长久之计，早晚也要来山上入伙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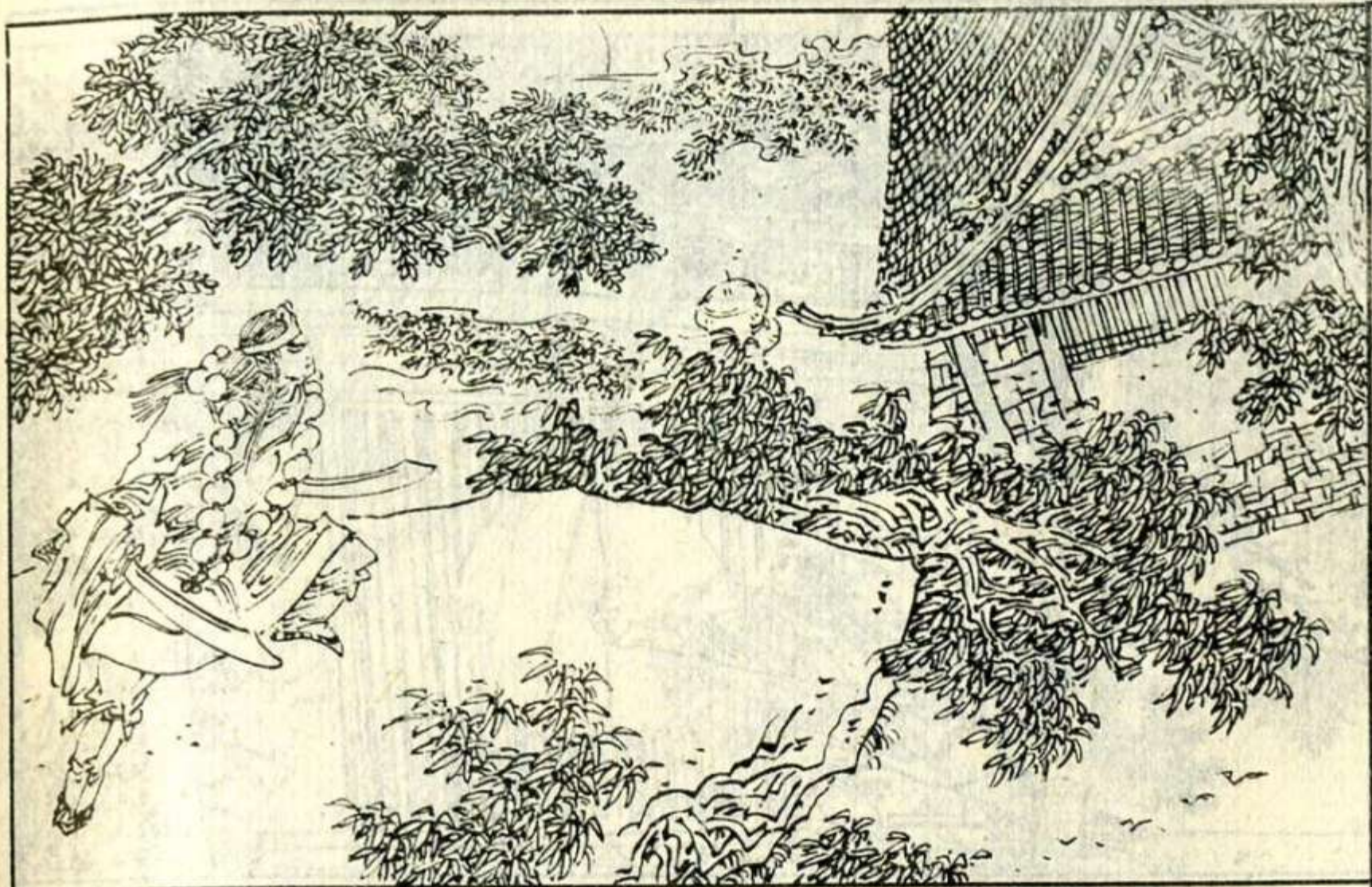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辞别出门，卷起双袖，摇摇摆摆走了。此时是十月间天气，日短夜长，转眼便晚了。行不到五十里，早望见一座高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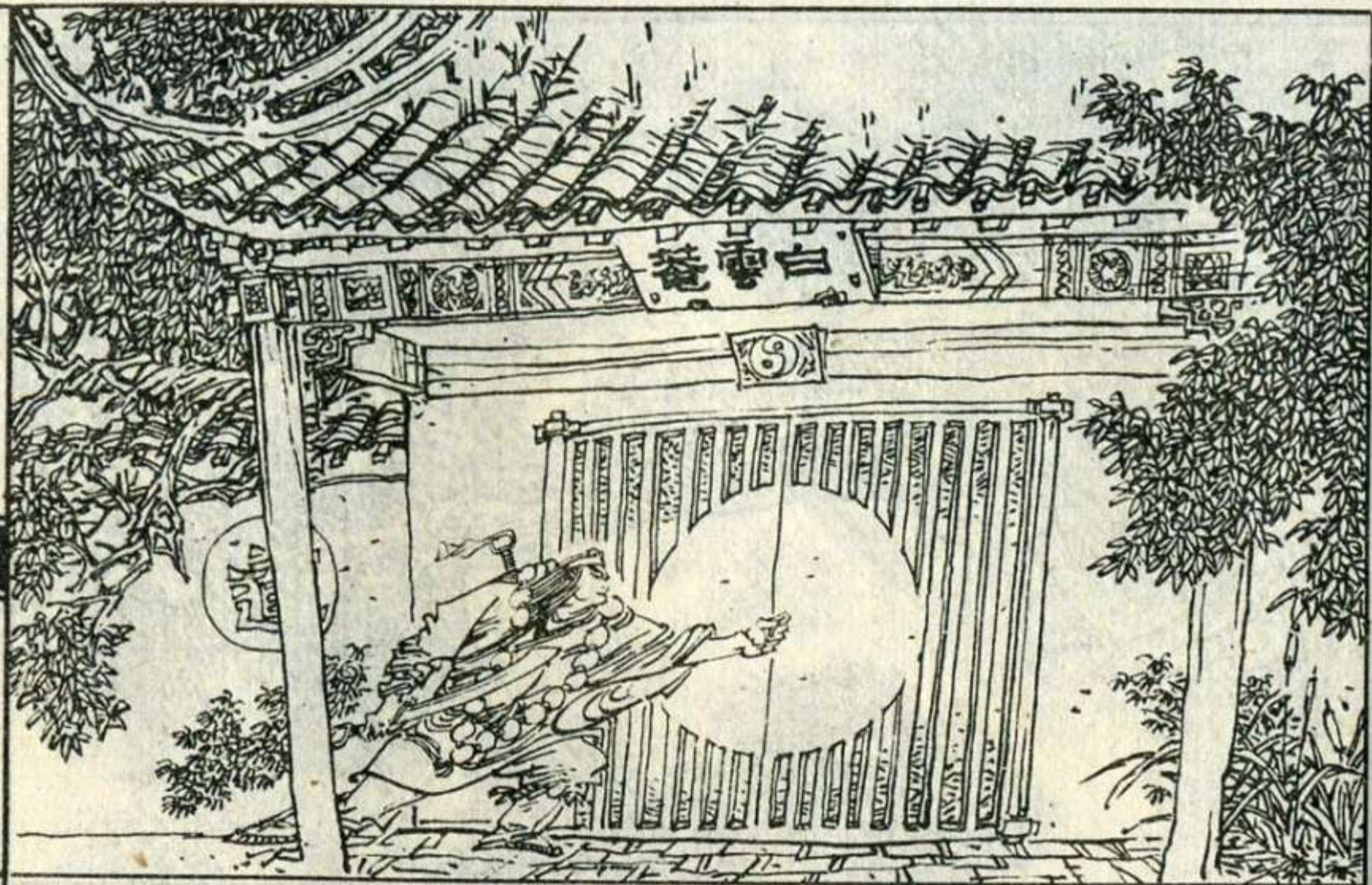
武行者趁着月色，一步步上岭来。到了岭头上看时，只见月光似水，照得岭上草木生辉。正看之间，只听得一阵女人的哭声从前面林子里传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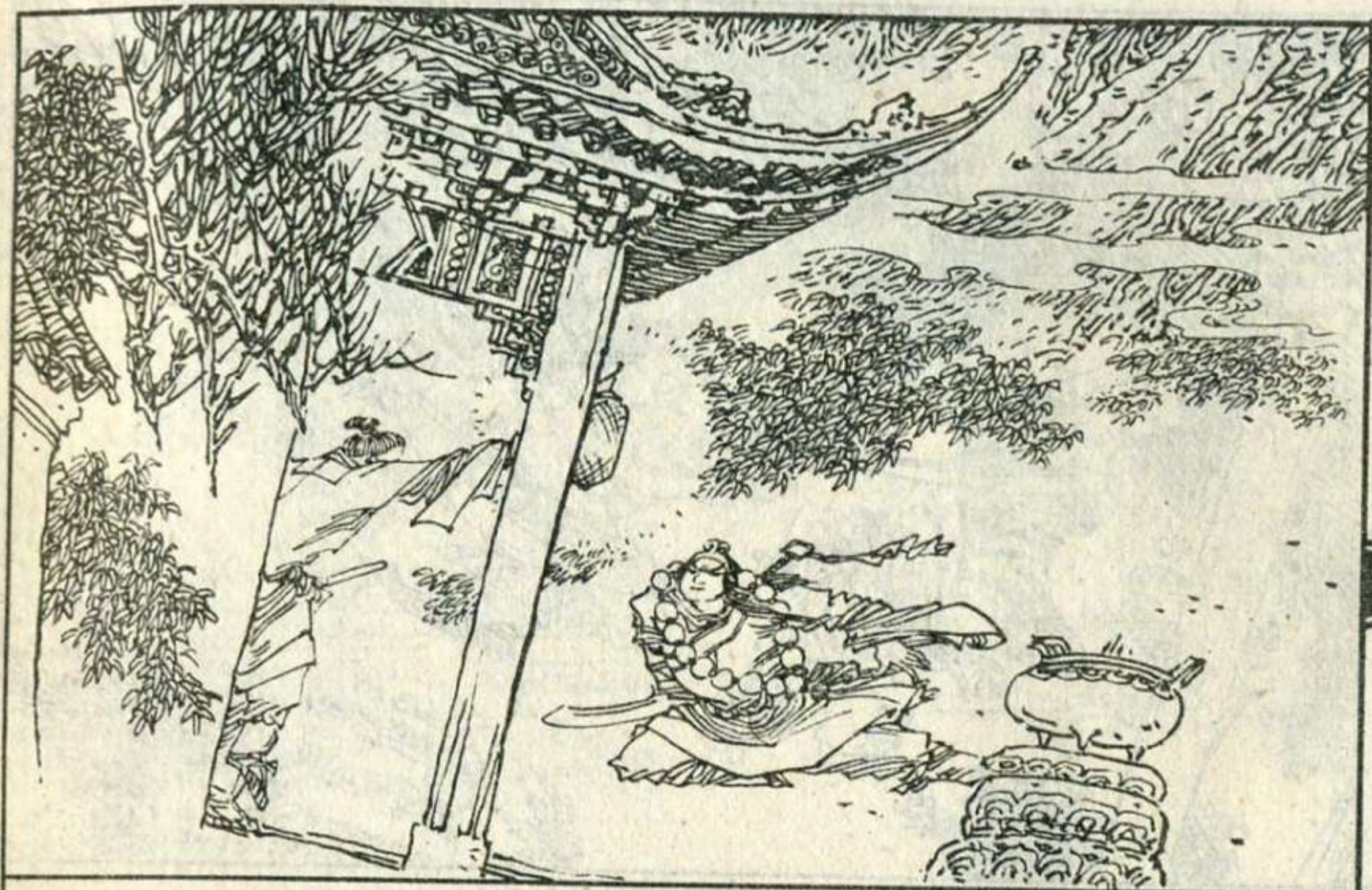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觉着奇怪，走过林子那边去一看，只见松树林中，傍山一座坟庵，推开着两扇小窗，一个道人搂着一个女子，在窗前恐吓，那女人却在哭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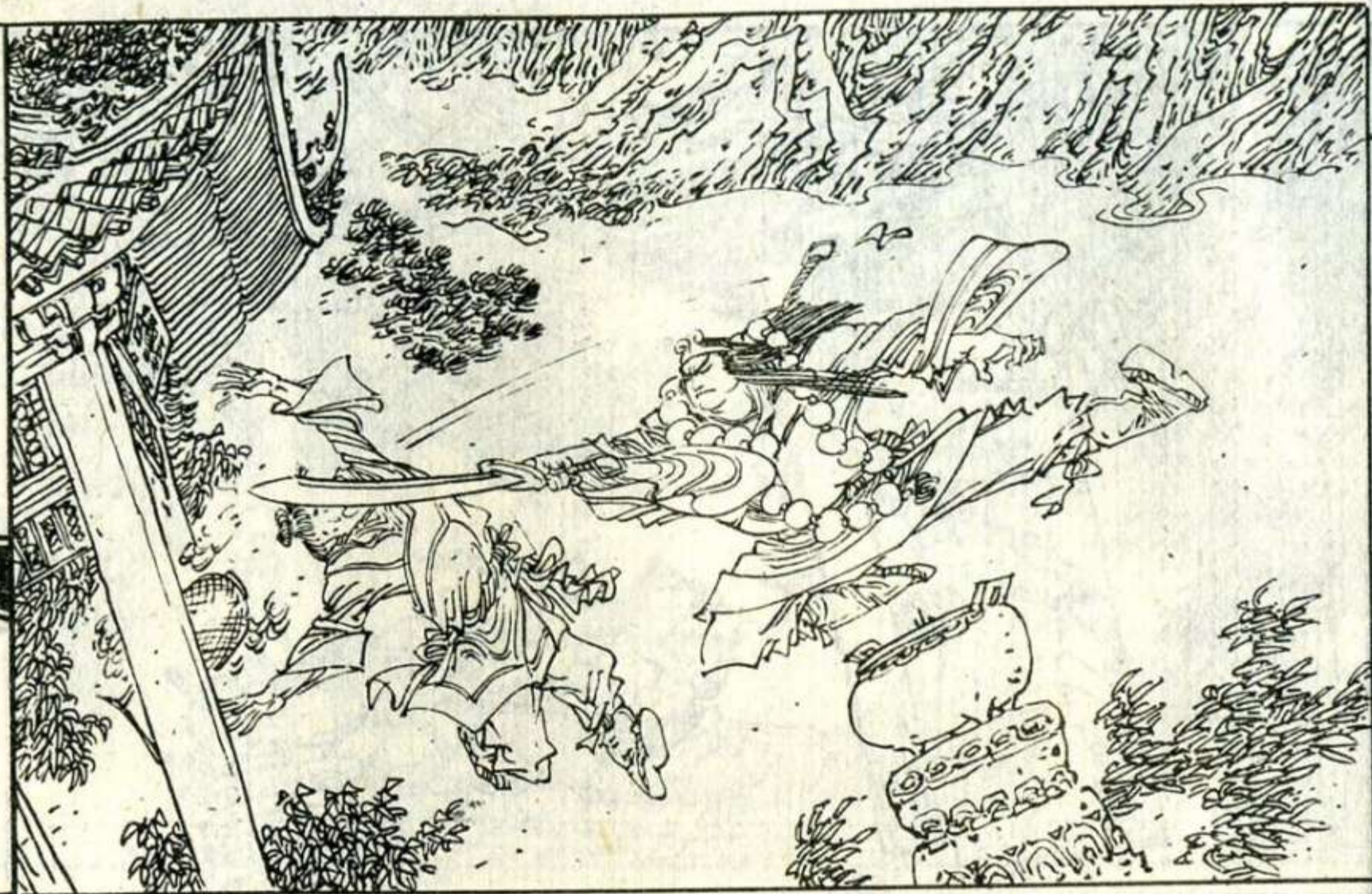
武行者看了，怒从心上起，想道：“出家人却做这等勾当！”便去腰里掣出那两口银光闪闪的戒刀来，在月光下看了道：“刀却是好，到我手不曾发市，且把这个鸟道人试刀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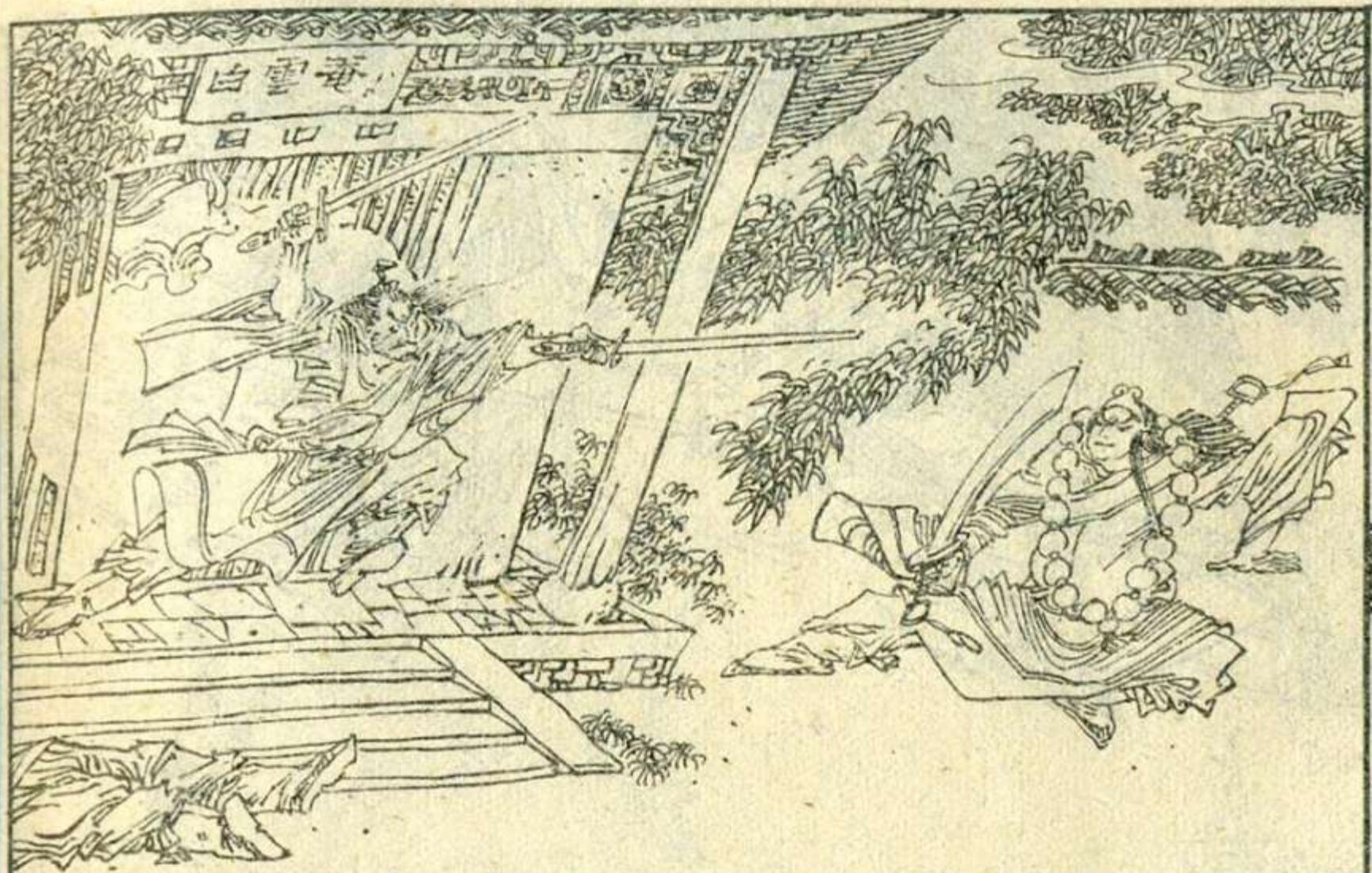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手腕上悬了一把，再将这把插放鞘内。把两只直裰袖结起在背上，竟来到庵前敲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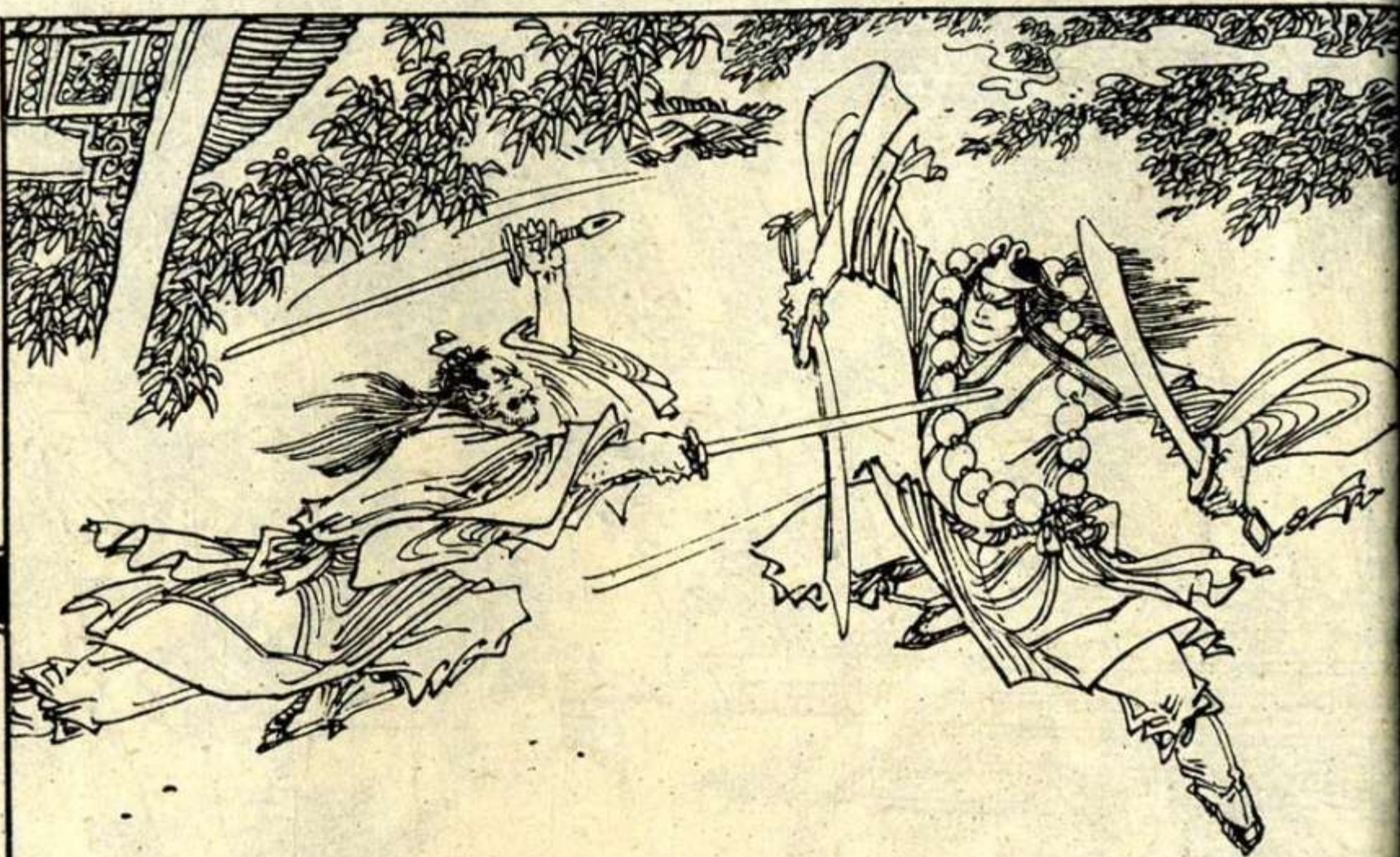
那道听得，便把后窗关上。武行者拿起块石头，便去打门。只见呀地侧首门开了，走出一个道童来，喝道：“你是甚人！半夜三更，大惊小怪、敲门打户做什么？”



武行者圆睁怪眼，大喝一声：“先把这道童祭刀！”说犹未了，手起刀落，道童的头落在—边，尸首倒在地下。



只见庵内那个道人，叫道：“谁敢杀我道童！”托地跳将出来，手抡着两口宝剑，竟奔武行者。



武松便去鞘里再拔了那口戒刀，抡起双刀，来迎那道人。



两个就月光之下，一来一往，一上一下：两口剑寒光闪闪，一双刀冷气森森。斗了十数合，不分胜负。



武行者卖个破绽，让那道人两口剑砍将入来，看得真切，只一戒刀，那道人的头滚落在一边，尸首倒在石上。



武行者大叫：“庵里婆娘出来！我不杀你，只问你个缘故！”只见庵里走出那个妇人来，见了武松倒地便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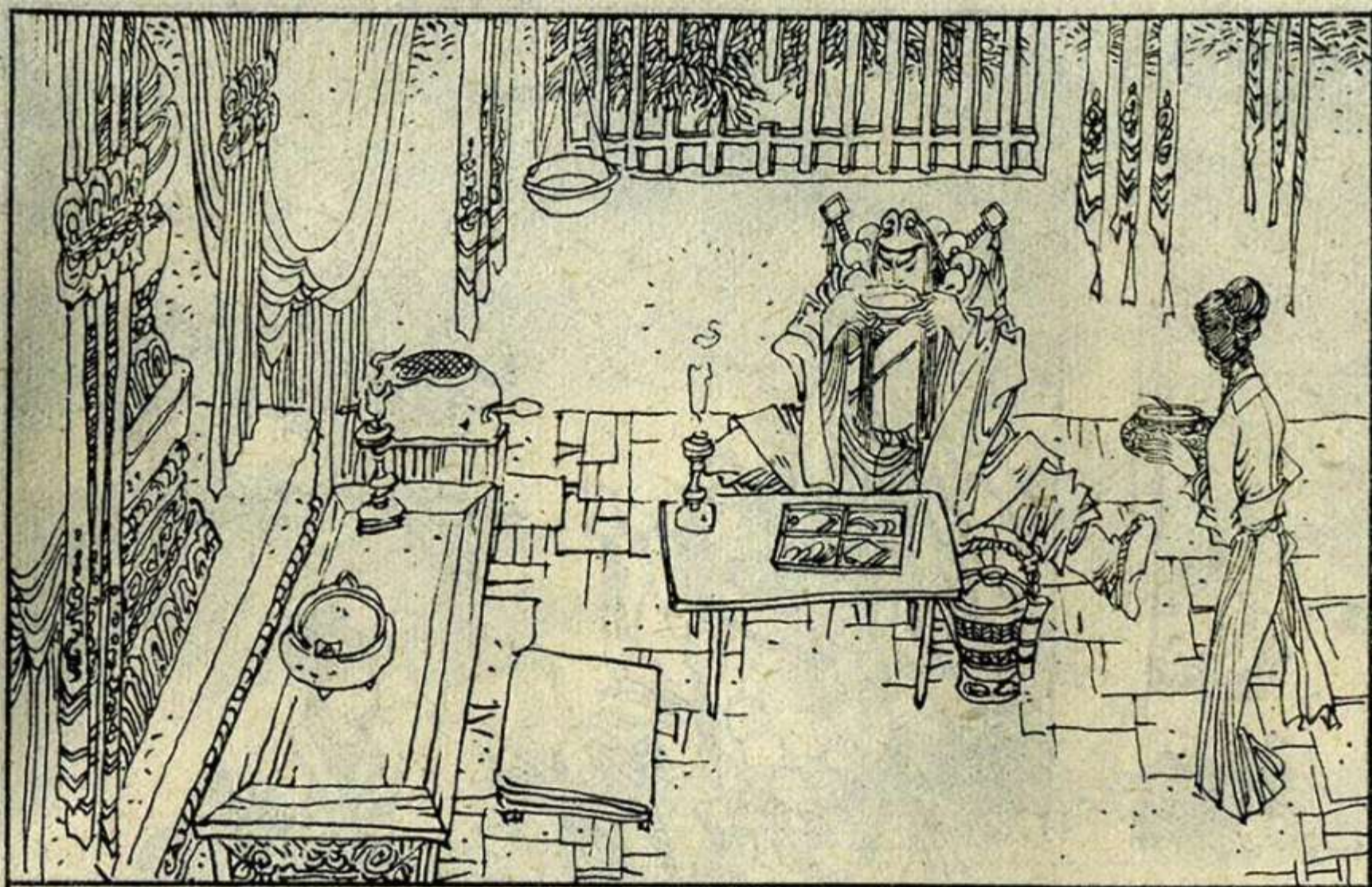
武行者道：“你休拜我，你且说，这里是什么去处？那道人是你的什么人？”那妇人哭着道：“奴是这岭下张太公家的女儿。这庵是奴家祖上坟庵。这道人不知是哪里人？早日来我家里投宿，自称善习阴阳，能识风水。”



妇人又道：“我爹被他诱说，又留他住了几日。一天晚上，把奴家爹娘哥嫂都杀了，强迫奴家来此庵里住。这个道童，也是从别处掳掠来的。这岭唤做蜈蚣岭，他见这条岭风水好，便自号‘飞天蜈蚣’王道人。”



武松道：“你还有亲眷么？”那妇人道：“亲戚有几家，都是庄稼人，谁敢和他争论。”武行者道：“这家伙有些财帛么？”妇人道：“他也积蓄得一二百两金银。”武行者道：“你快去收拾，我便要放火烧庵。”



妇人问武行者可要吃酒肉。武松道：“要有，就吃。”便随那妇人到庵里，见小窗边桌子上摆着酒肉。武行者讨大碗吃了一会。



那妇人捧了一包金银，献与武行者。武行者道：“我不要你的，你自拿去过活。快走，快走！”那妇人拜谢了，自下岭去。武行者便在庵里放起火来。



武行者把那两个尸首，都扔在火里烧了。插了戒刀，连夜过岭，取路往青州来。



又行了十数日，但遇村坊街道，县城州府，果然都有榜文张挂在那里，捉拿武松。武松已自做了行者，一路都没人盘问他。



时已十一月间，天气好冷。当日武行者一路上买酒买肉吃，只是敌不过寒威。上得一条土冈，早望见前面一座高山，十分险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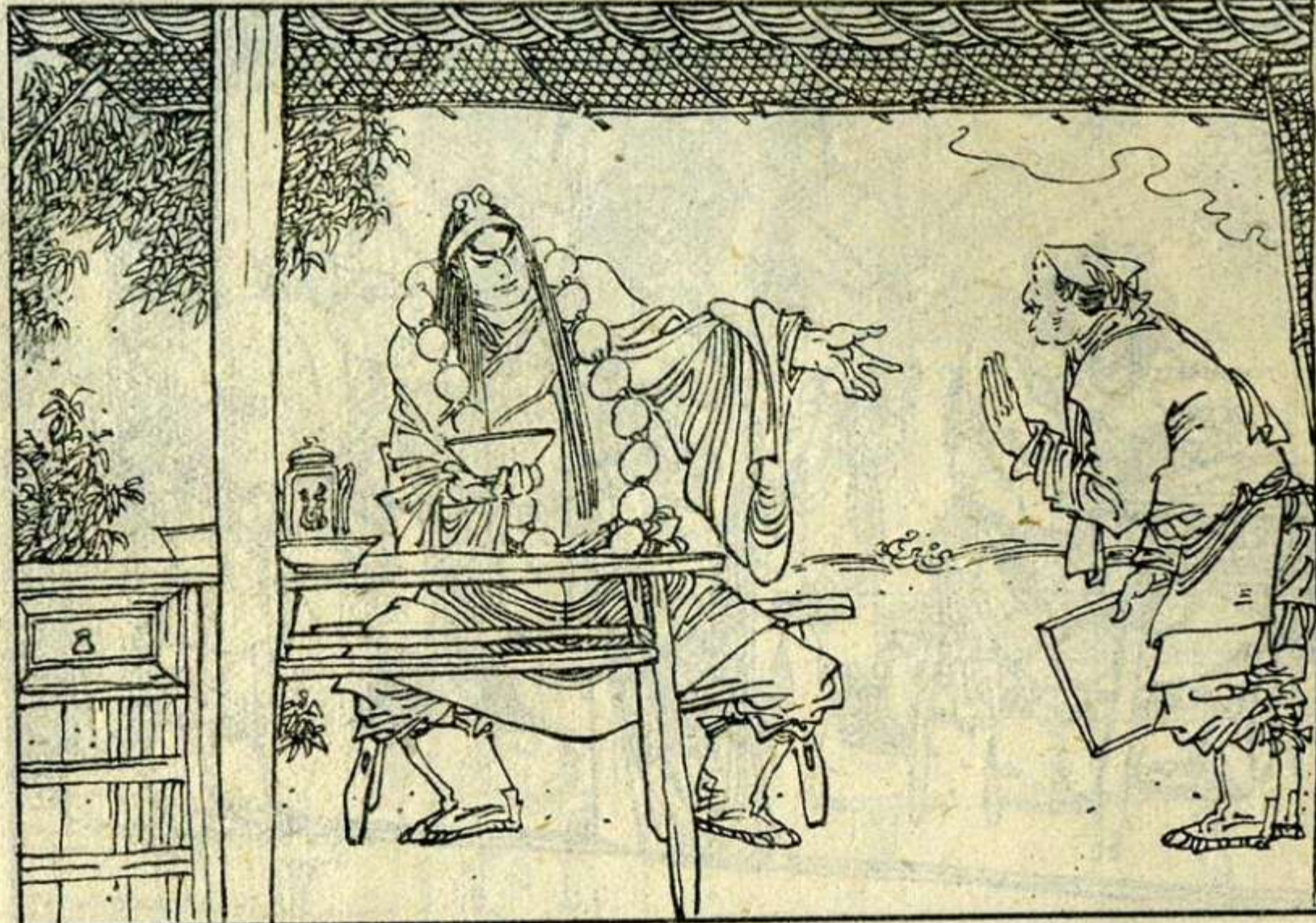
武行者下了土冈，又走了三五里路，早见一个酒店，门前一道清溪，屋后都是岩石乱山。看那酒店时，却是个村落小酒肆。



武行者进那酒店里坐下，便叫道：“主人家，先打两角酒来。肉便买些来吃。”店主人应道：“实不瞒师父说：酒倒有些茅柴白酒，肉却卖没了。”



武行者道：“且把酒来挡寒。”店主人便去打两角酒，大碗筛来，给武行者吃，将一碟蔬菜与他下酒。片时间，吃尽了两角酒，又叫再打两角酒来。店主人又打了两角酒，武行者只顾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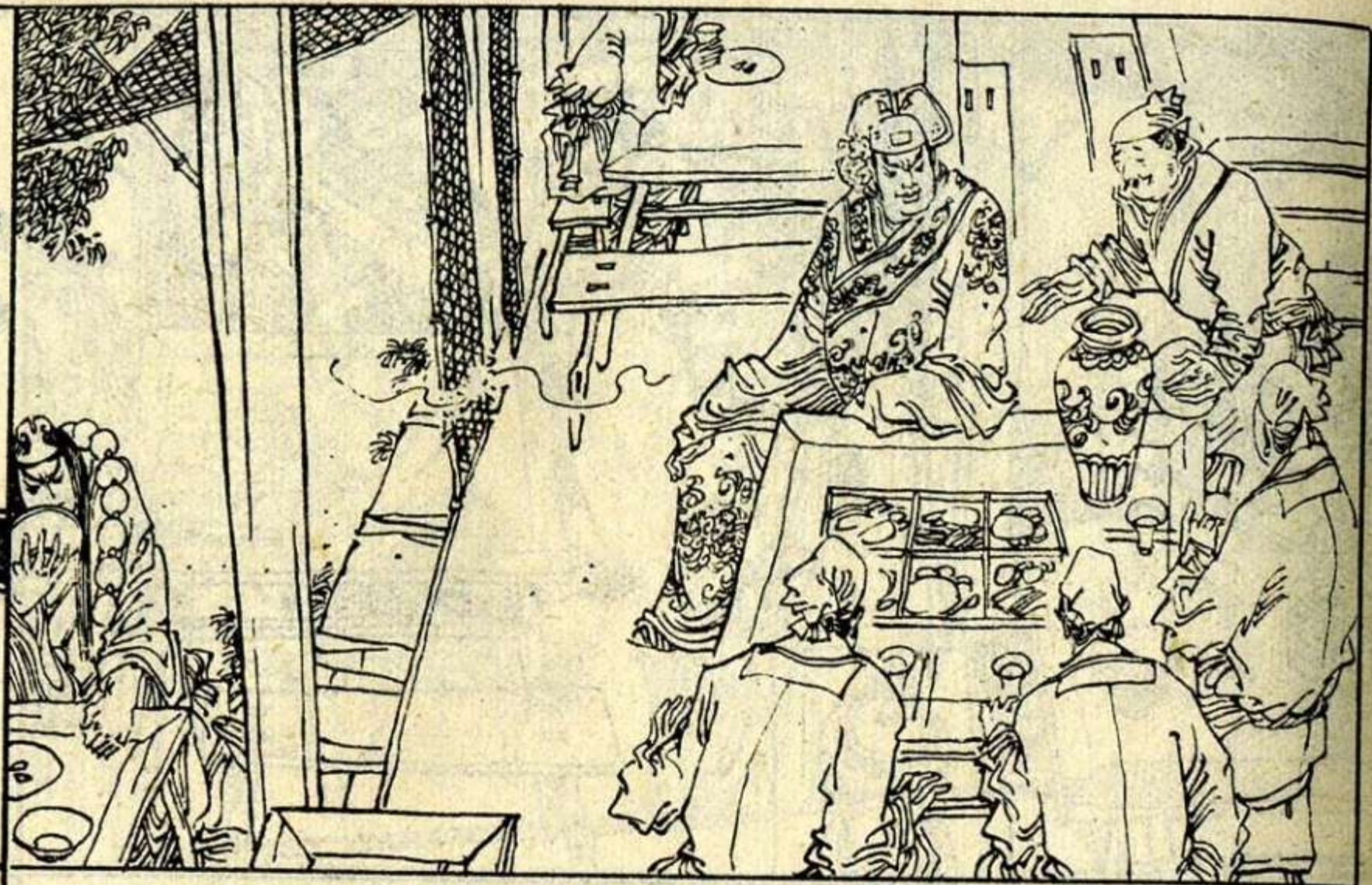
过冈子前，武行者已吃了三五分酒，现今吃了这四角酒，又被北风一吹，酒却涌上来。当下武松叫道：“主人家，你真个没东西卖，你将自家吃的肉食也回些我吃，一发还你银子！”店主人听得笑起来：“也不曾见这样的出家人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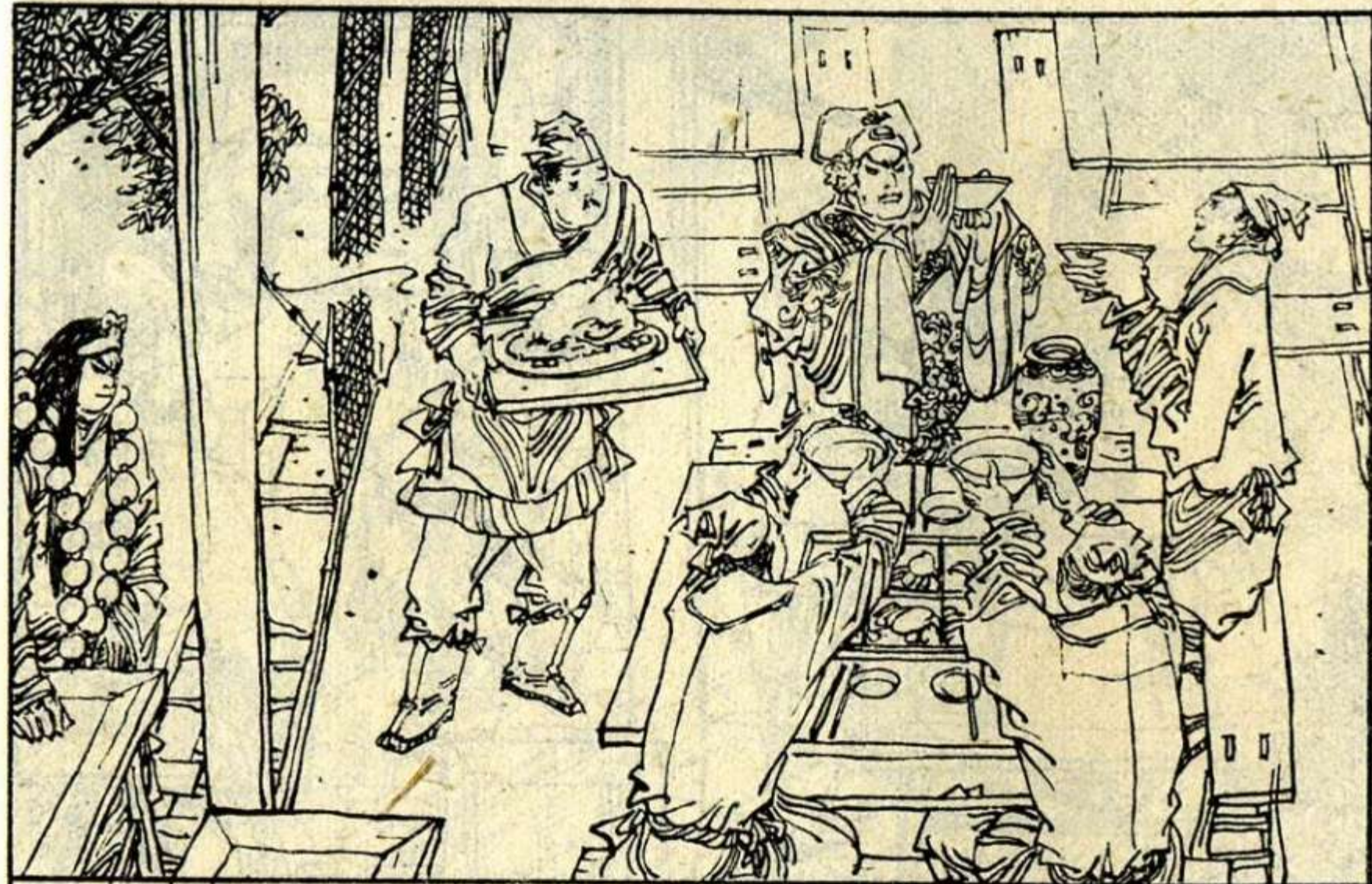
正在那里争论不休，只见外面一条大汉，引着三四人进店里来。那大汉面圆耳大，眉阔口方，七尺以上身材，二十四五年纪。店主人笑容满面地迎了上去：“二郎请坐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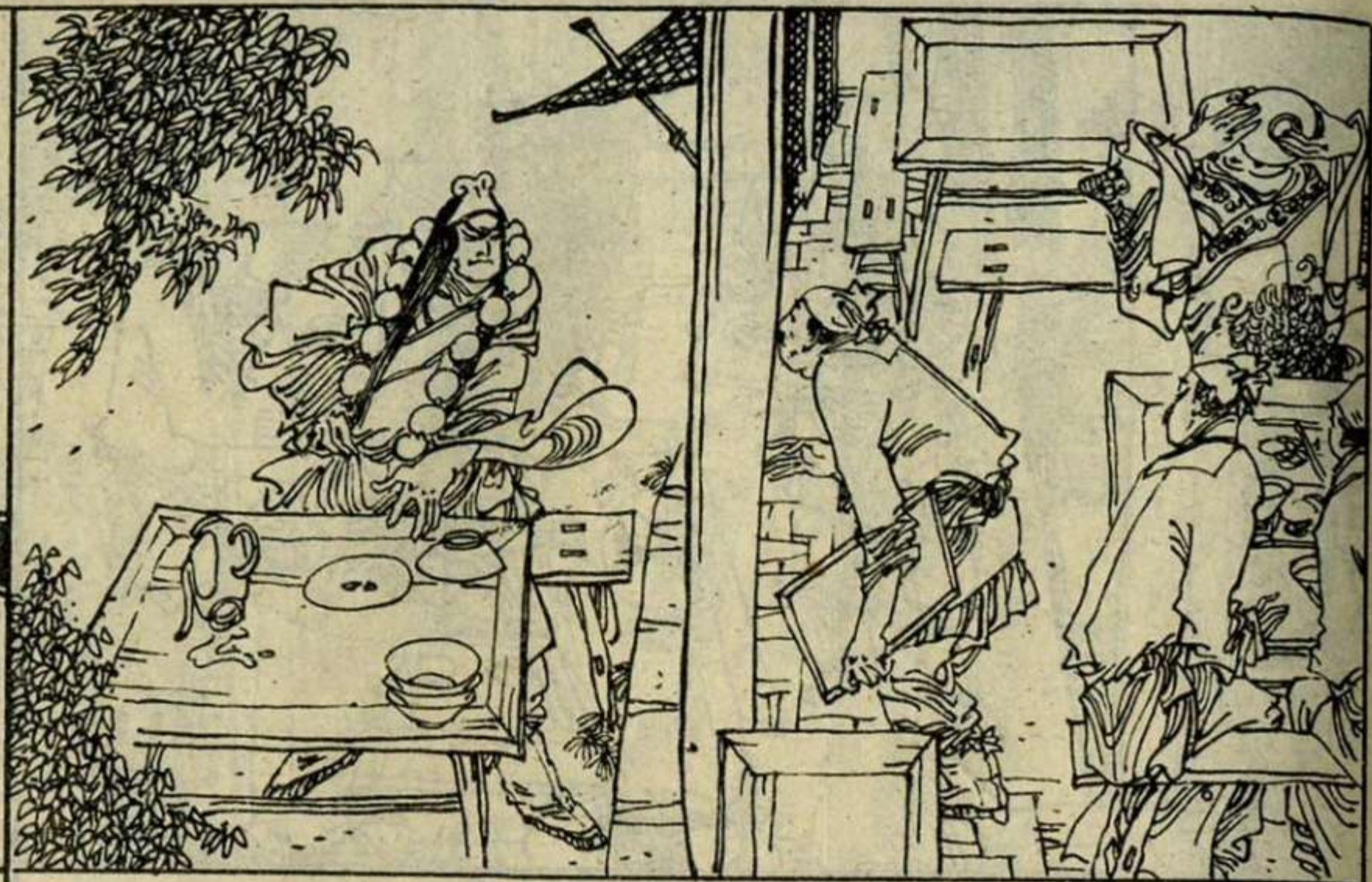
那大汉道：“我吩咐你的，安排好了么？”店主人答道：“鸡与肉已煮熟了，只等二郎来。”那汉道：“我那青花瓮酒在哪里？”店主人道：“在这里，我去拿来。”



那汉引了众人，便向行者对席上头坐了，同来的三四个人坐在肩下。店主人捧出一樽青花瓮酒来，开了泥头，倾在一个大木盆里。武行者偷眼看时，却是一瓮窖下的陈酒，随风吹过一阵阵香味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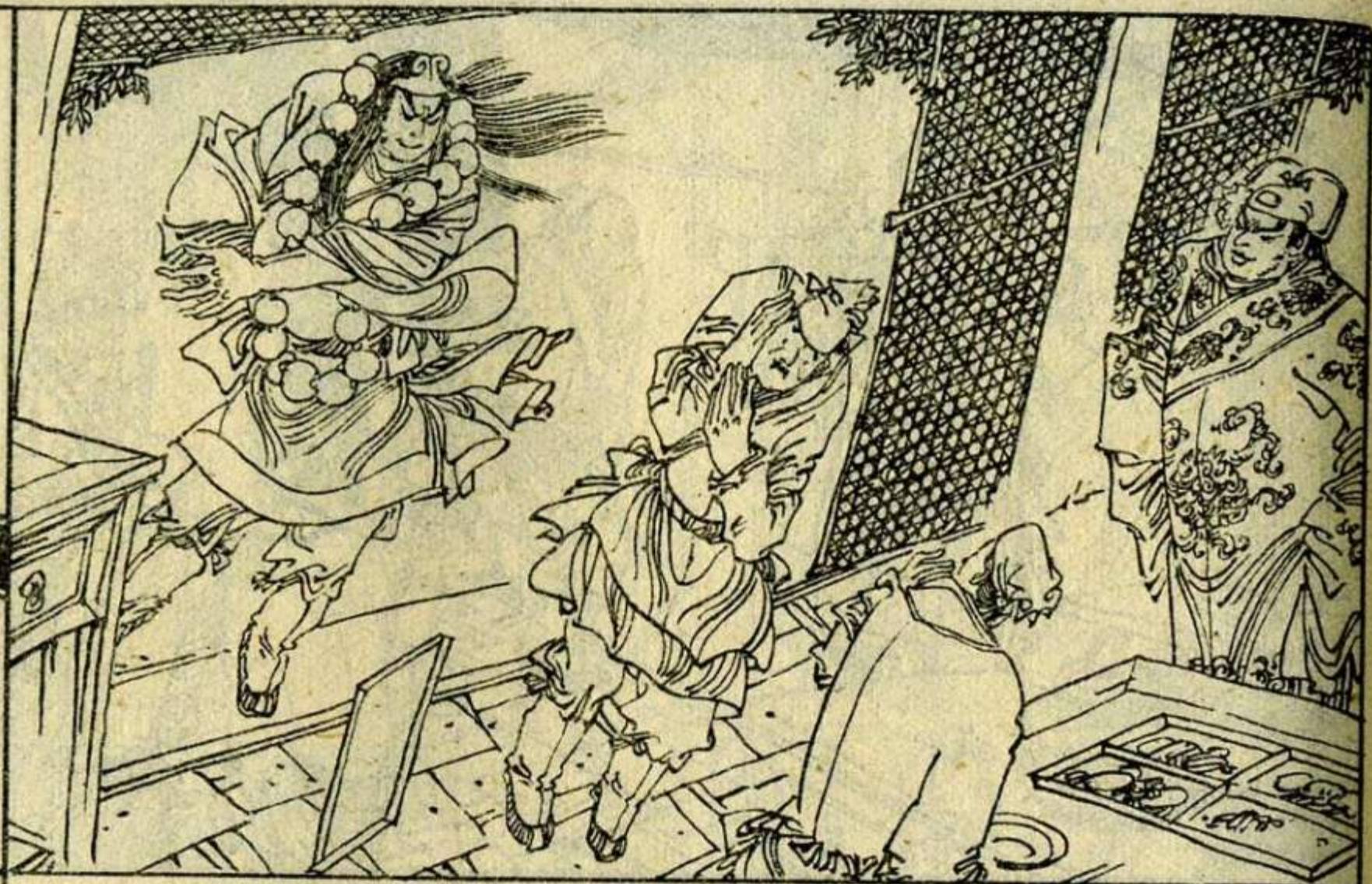
武行者闻了那酒香味，喉咙痒起来，恨不得奔过去抢了吃。只见店主人又去厨下，把盘子托出一对熟鸡、一盘精肉来，放在那汉面前。又摆了菜蔬，用杓子舀酒去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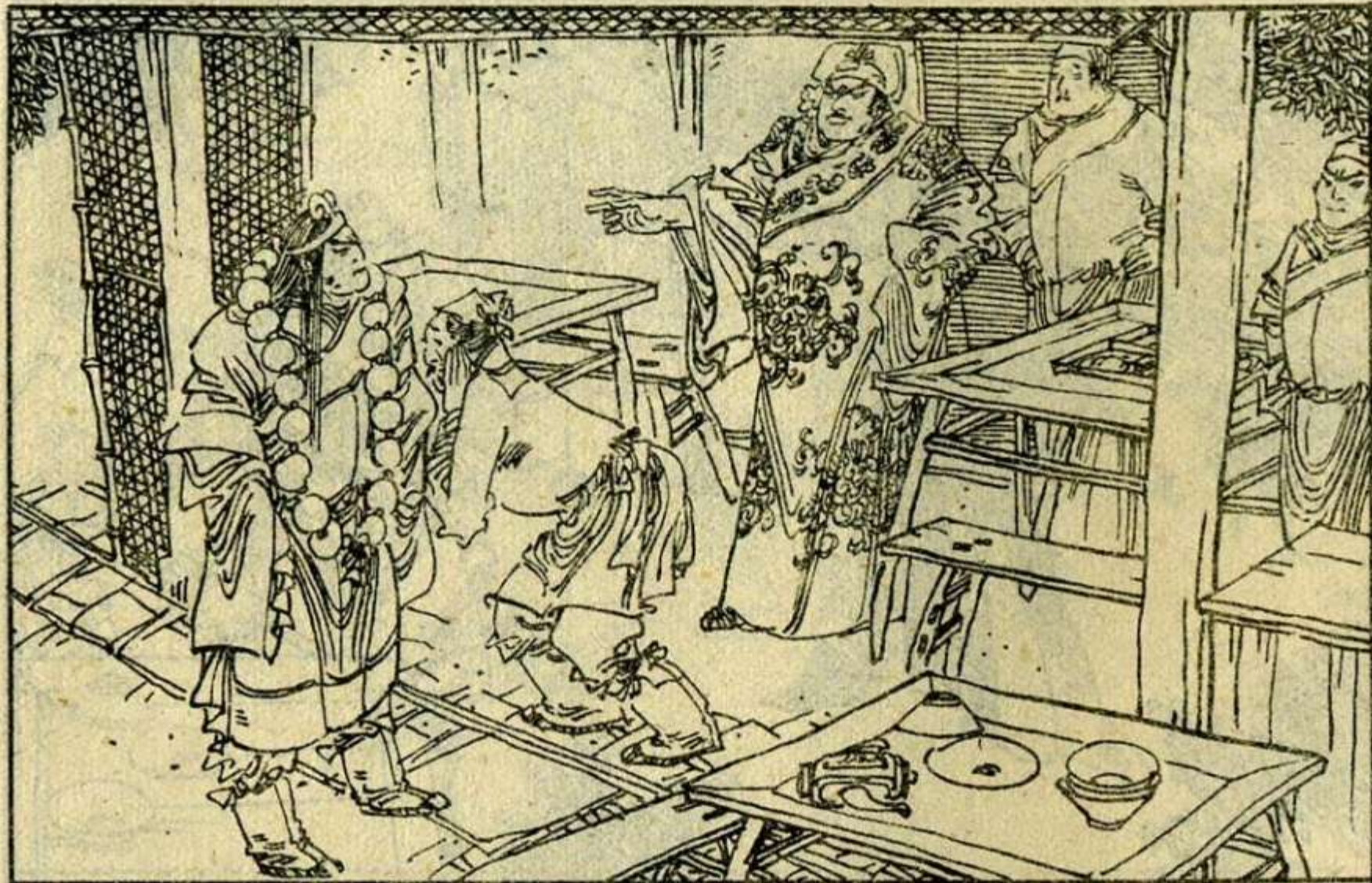
武行者看自己面前，只是一碟儿熟菜，不由得不气，正是眼饱肚中饥。恨不得一拳打碎那桌子，大叫道：“主人家！你来！你这家伙好欺侮人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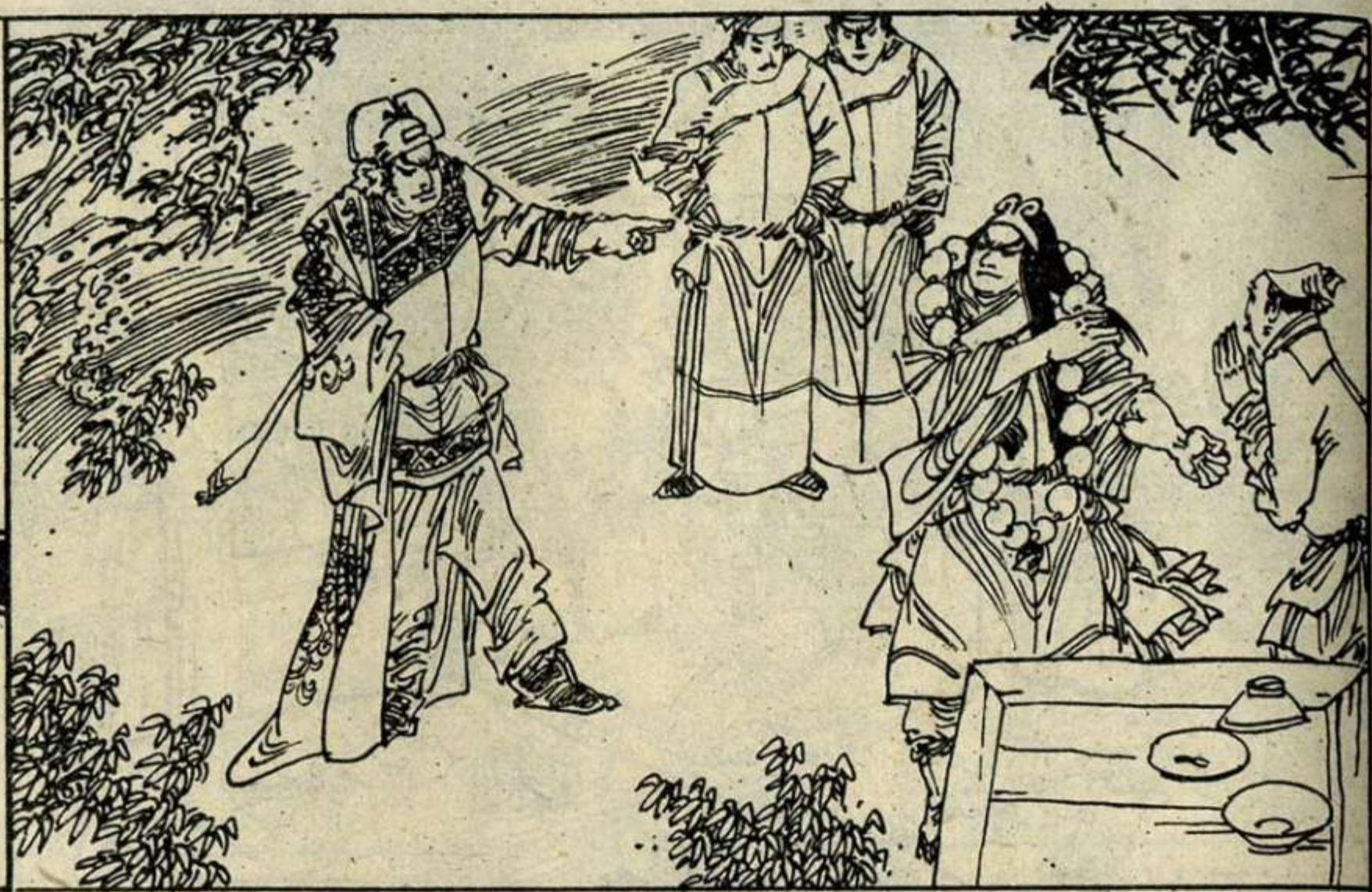
店主人连忙来问道：“师父休要焦躁，要酒便好说。”武行者睁着双眼喝道：“你这家伙好不晓道理！这青花瓮酒和鸡肉，为何不卖与我？我也一般给你银子！”店主人道：“那酒和鸡肉，都是那二郎家拿来的，只借我店里吃酒。”



武行者心里要吃，哪容他分说，喝道：“放屁！”店主人道：“也不曾见这样出家人，这样蛮法！”武行者道：“老爷白吃你的？”店主人道：“我倒不曾见出家人自称老爷！”武行者听了，跳起身往店主人脸上只一掌，把店主人打个踉跄。



对席那大汉跳起身来，指定武行者骂道：“你这个鸟头陀，好不守本分，却动手动脚的！”武行者道：“我自打他，干你屁事！”那大汉大怒道：“我好意劝你，你敢把言语伤我，正是来太岁头上动土！”



武行者听得，便把桌子推开，走出来，喝道：“你道我怕你，不敢打你？”那大汉便闪出门外去，点手叫道：“你这贼行者，出来和你说话！”



武行者赶到门外。那大汉见武松长大，不敢轻敌，便做个门户等着他。武行者抢入去，接住那汉手；那大汉却待用力跌武松，却被武松一扯，扯入怀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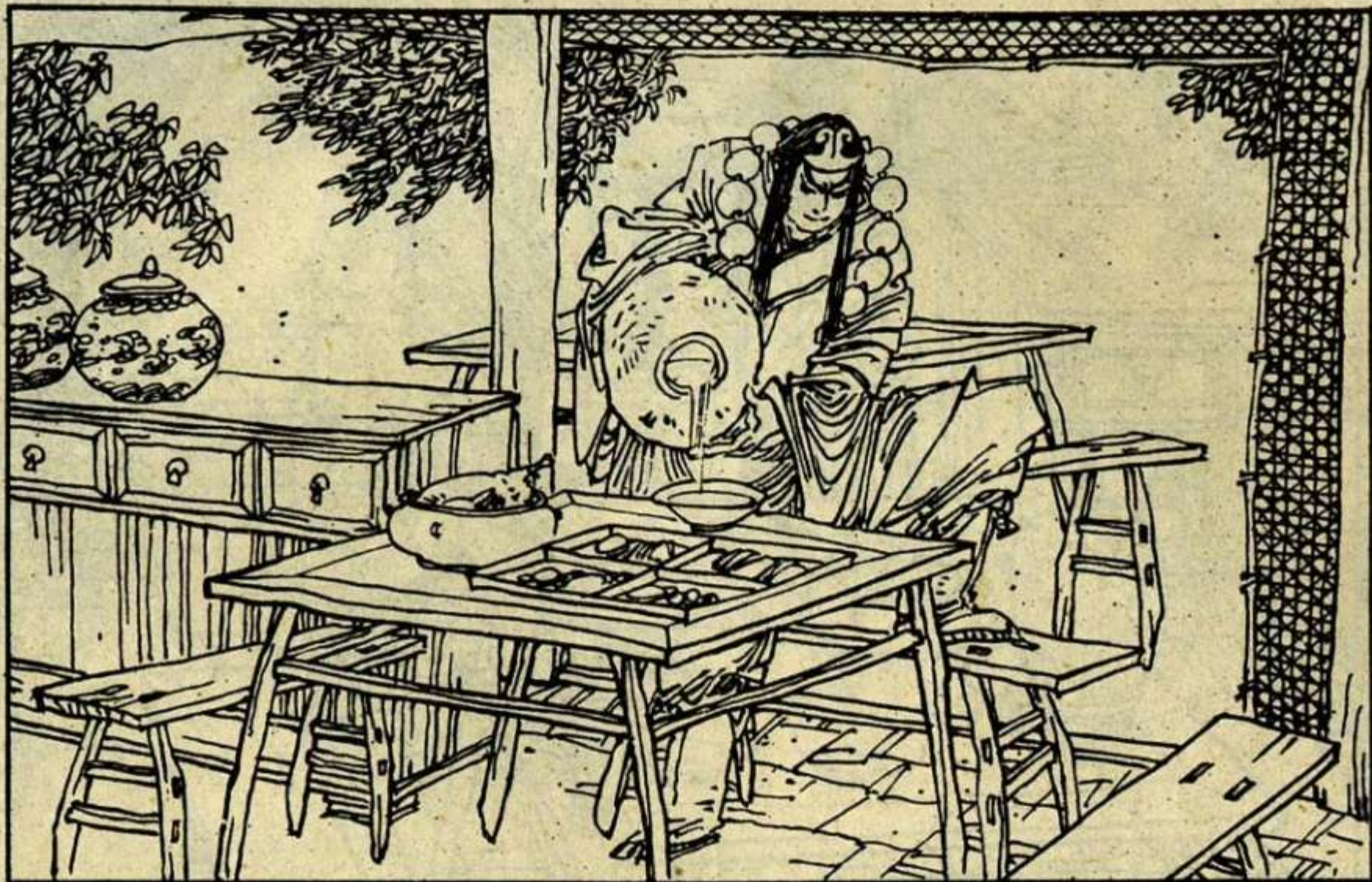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随手只一拨，拨将出去，恰似放翻小孩儿一般，跌出去有丈余远近。



那三四个村汉看了，手颤脚软，哪里敢上来。武行者踏住那大汉，提起拳头来，只打实落处；打了二三十拳，就地下提起来，往门外溪里只一丢。



那三四个村汉叫声苦，都下溪里救起那大汉，自搀扶着投南去了。



这店主人吃了这一掌，半边脸都肿了，自入屋后去躲避。武行者道：“好呀！你们都去了，老爷吃酒肉！”拿个碗，只顾倒那酒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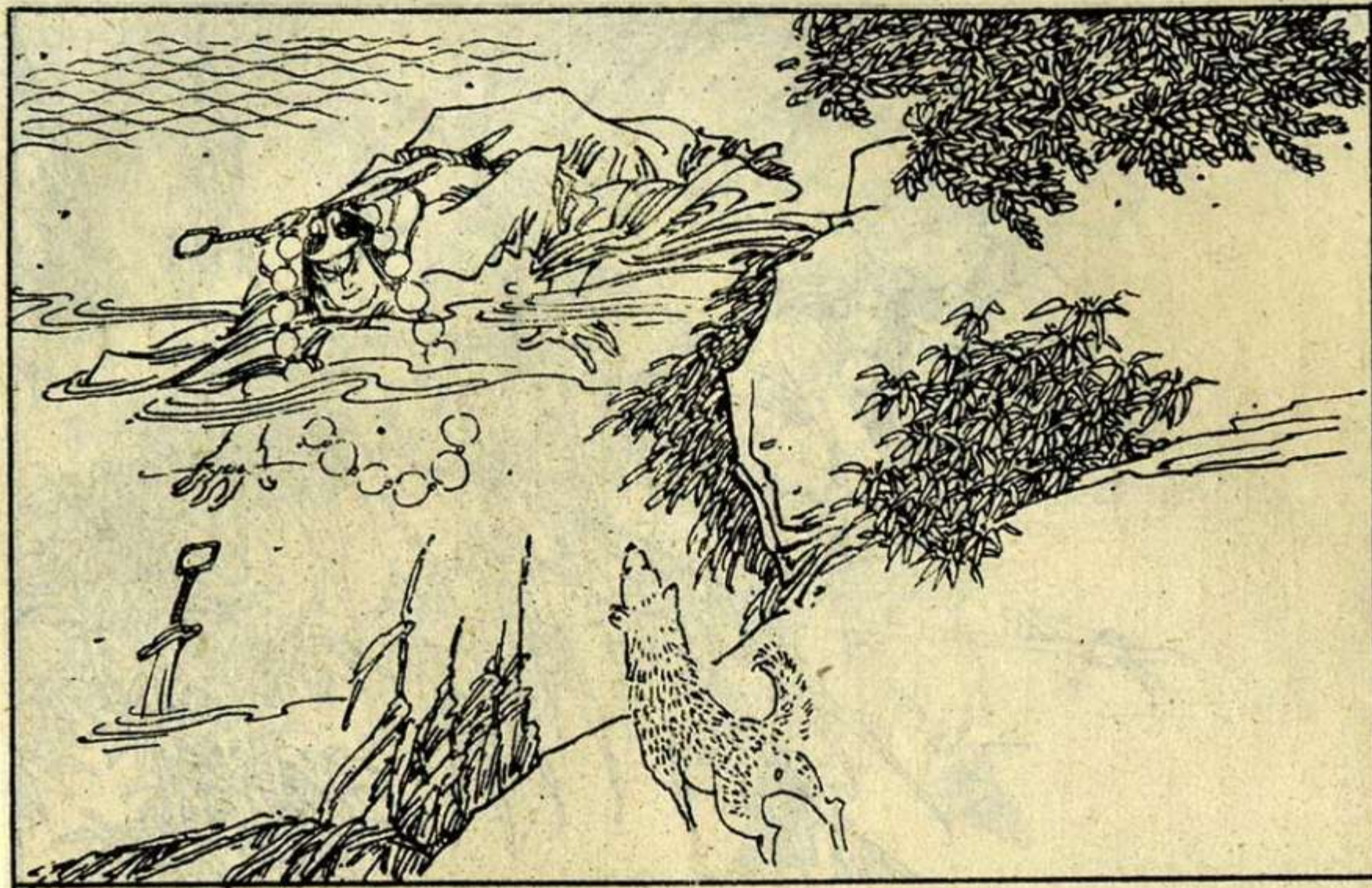
桌子上那对鸡，一盘子肉，都未曾吃动。武行者双手扯来任意吃；没半个时辰，把这酒、肉和鸡吃个八分。



武行者醉饱了，把直裰袖结在背上，便出店门，沿溪踉跄而行。走不到四五里，路旁土墙里，跳出一只黄狗，看着武松只管叫。



武行者已是大醉，正要寻事，恨那只狗赶着他只管叫，从鞘里掣出一口戒刀来，大踏步赶去。



那只黄狗绕着溪岸叫，武行者一刀砍去，却砍个空，用力过猛，头重脚轻，翻筋斗倒撞下溪里去。黄狗便立定了，对着溪里只管叫。



寒冬季节，溪水虽浅，却冷得人挡不得，武行者爬起来时，淋淋漓漓的一身水。却见那口戒刀浸在溪里，便蹲身去捞那刀时，“扑”地又跌进水里，只在那溪水里滚。



就在此时，岸上侧首墙边转出一伙人来。当先一个大汉，头戴毡笠子，身穿鹅黄丝衲袄，手里拿着一条哨棒，背后十数个人跟着，都拿着白木棍。



一伙人看见武行者在溪里，其中一个指道：“这个贼行者，便是打小哥哥的。如今小哥哥寻不见大哥哥，自引了二三十个庄客，径奔酒店里捉他去了。却不料他在这里。”



说犹未了，只见先前在酒店前被武松打过的那大汉，换了一身衣服，手里提着一把朴刀，引着三二十个庄客，都拖枪曳棒，赶回来了。那汉指着武松，对那穿鹅黄袄子的大汉道：“这个贼头陀，正是打兄弟的。”



那大汉道：“且捉住这家伙，去庄里细细拷打！”几十个人一齐动手。可怜武松醉了，挣扎不得，被众人横拖倒拽，捉了上来。



转过侧首墙边，就是一所大庄院，两下都是高墙粉壁，四周尽是垂柳青松。众人把武松推入院子里，剥了衣裳，夺了戒刀、包裹，揪过来绑在大柳树上。那大汉叫：“取一束藤条来，狠狠的打这贼行者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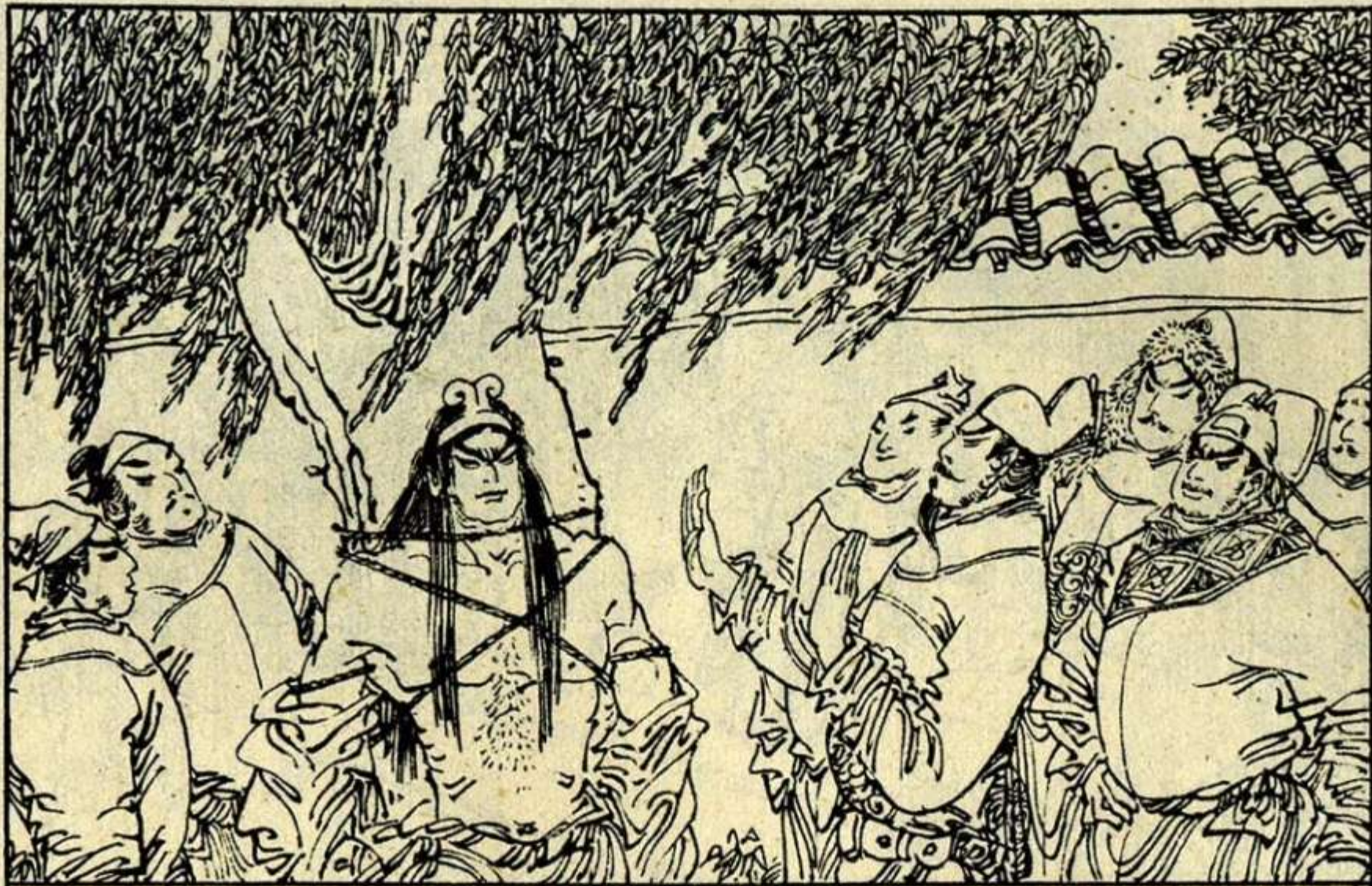
才打得三五下，庄里走出一个人来，问道：“你兄弟俩又打什么人？”穿鹅黄袄子的大汉把前情讲了一遍，又道：“看这贼头陀，也不象出家人，脸上现刺着金印，必是个避罪在逃的囚徒！问出这家伙的底细，送官究办。”



那个给武松打伤的大汉道：“问他做什么？这秃贼打得我一身伤，不如把他一刀杀了，一把火烧了他，才消得我这口恨气！”说罢，拿起朴刀就要动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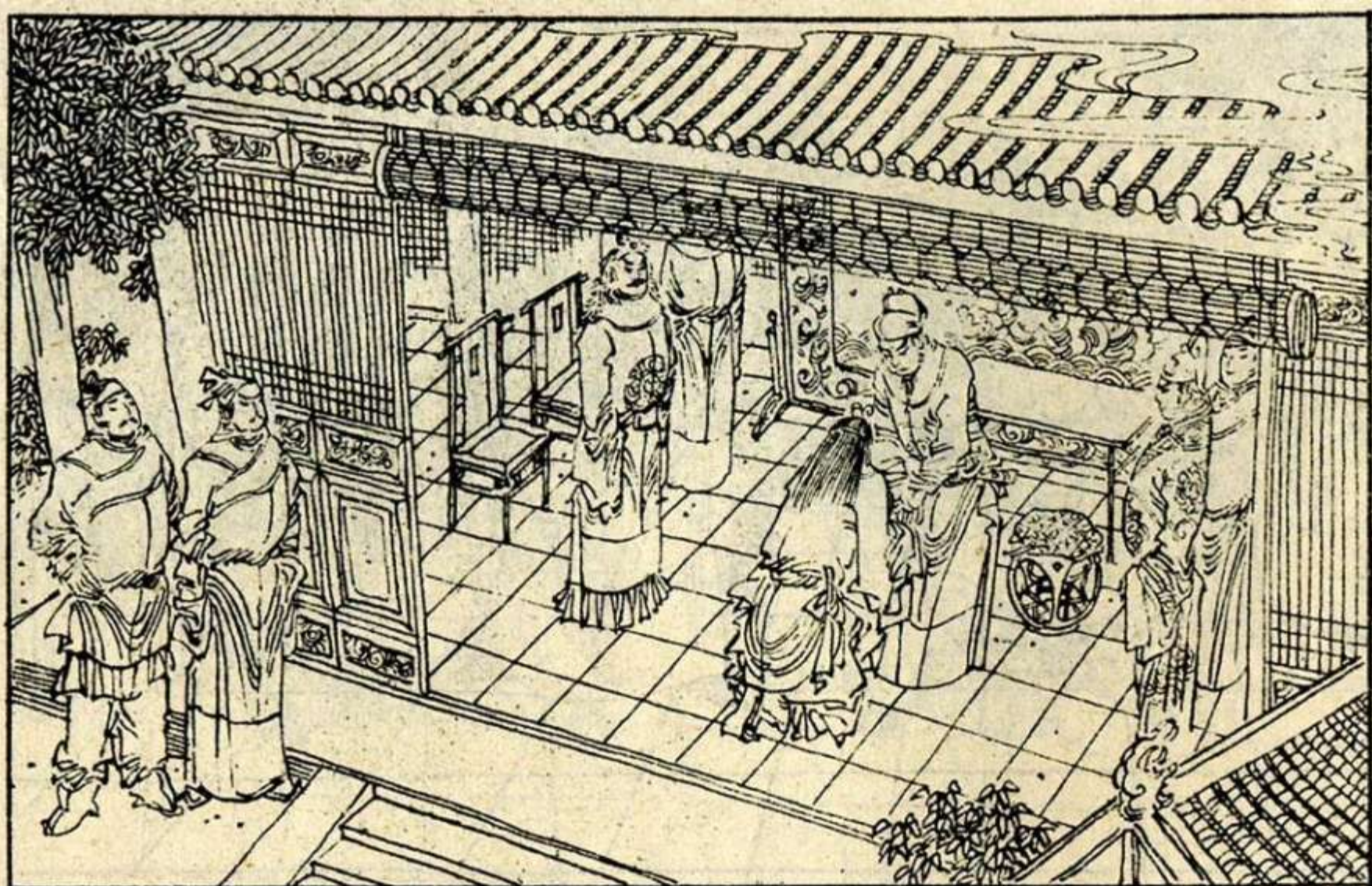
只见那人道：“贤弟，且慢动手，待我看他一看。这人象是一个好汉。”此时武行者有些酒醒了，却闭上眼由他处置，只不做声。那人先去背上看了杖疮，便道：“作怪！这模样是断配不久的疤痕。”



说着，又转到面前，把武松头发揪起来，定睛看了，叫道：“这个不是我兄弟武二郎？”武行者才闪开双眼，看了那人道：“你不是我哥哥？”



那两个大汉并众人尽都吃惊，连忙问道：“这个行者如何却是师父的兄弟？”那人道：“他便是我和你们常说的那景阳冈上打虎的武松，也不知他怎么做了行者？”那两个兄弟听了，慌忙解下武松来。



随即拿几件干衣服给武松穿了，扶入厅堂。武松便要下拜，那人扶住武松道：“兄弟酒还未醒，且坐一坐再说话。”武松见了那人，心里欢喜，酒早醒了五分。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山东及时雨宋江。



武松道：“只想哥哥在柴大官人庄上，如何在这里？”宋江道：“我自和你别后，宋清回家去，来信说家乡知我在柴大官人庄上，再住下去不大稳便。这里孔太公屡屡写信给我，要我来这里住，我便来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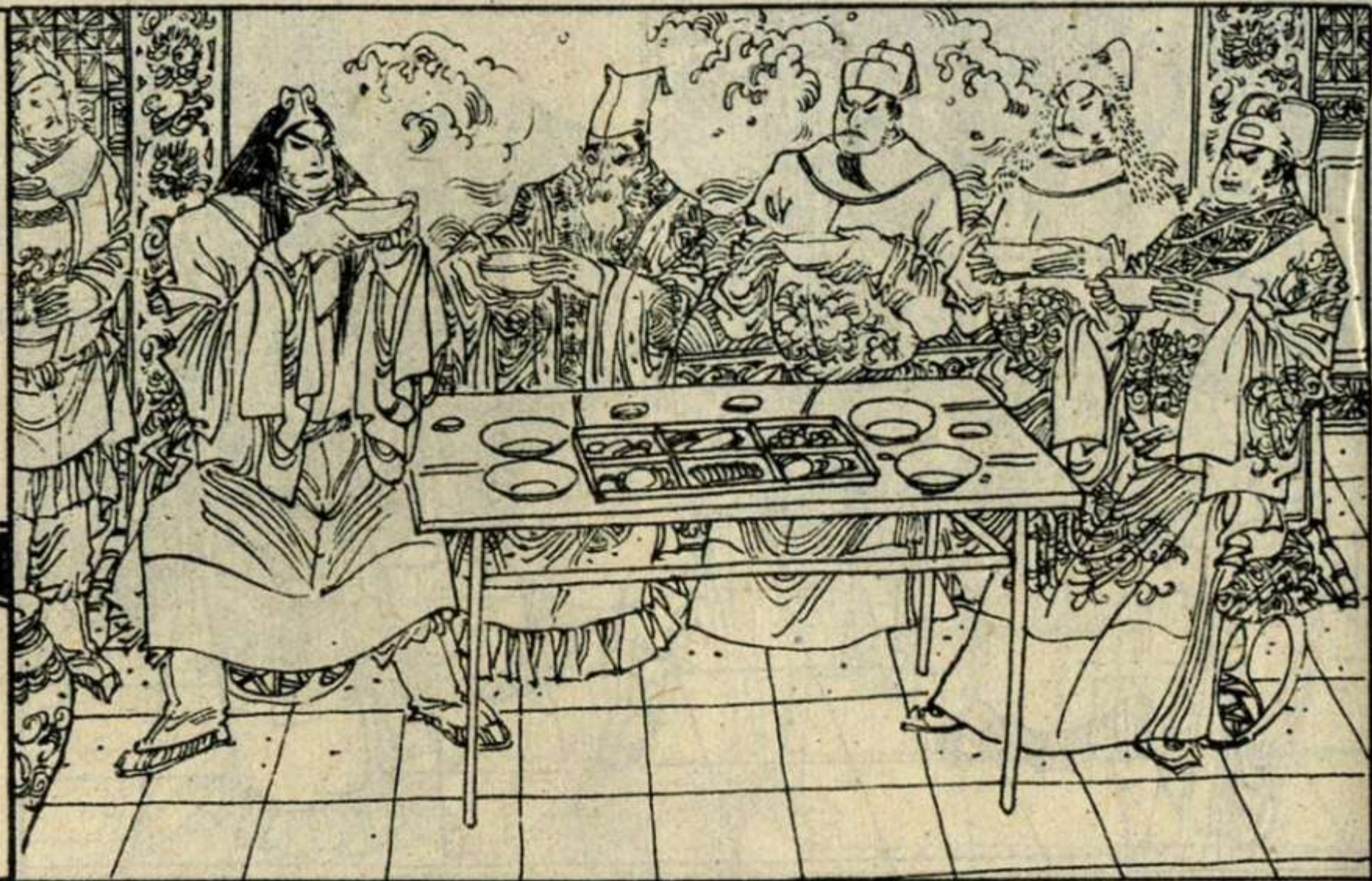
宋江又指着那两个大汉道：“这个是孔太公的大儿子，人都叫他‘毛头星’孔明；这个是孔太公的小儿子，叫做独火星孔亮。因他两个好习枪棒，我在此指点他些，以此叫我做师父。”



宋江道：“听说你杀了西门庆，却不知你配到何处去？如何却做了行者？”武松就把自家的事，从头备细告诉了宋江。孔明、孔亮听了，扑翻身便拜。武松慌忙答礼。



武行者道：“蒙二位照顾武松，请与我烘干度牒、书信并行李衣服，不可失落了那两口戒刀，那串数珠。”孔明道：“这个不须挂心，小弟自着人收拾了。”宋江请出孔太公，和武松相见。



次日，孔太公便叫杀羊宰猪，安排筵席，管待武松。孔亮忍着疼痛，也来相陪。



筵宴散了，宋江问武松道：“二哥今去何处安身？”武松道：“昨日已对哥哥说了，菜园子张青着兄弟投二龙山宝珠寺花和尚鲁智深那里入伙；他也随后便上山来。”



宋江道：“也好。我不瞒你说：清风寨知寨小李广花荣，知我杀了阎婆惜，来信叫我去住几时。这两日正要起身，和你同往如何？”武松道：“哥哥，武松的罪案极重，只可投二龙山落草避难。况我又做了头陀，难以和哥哥同往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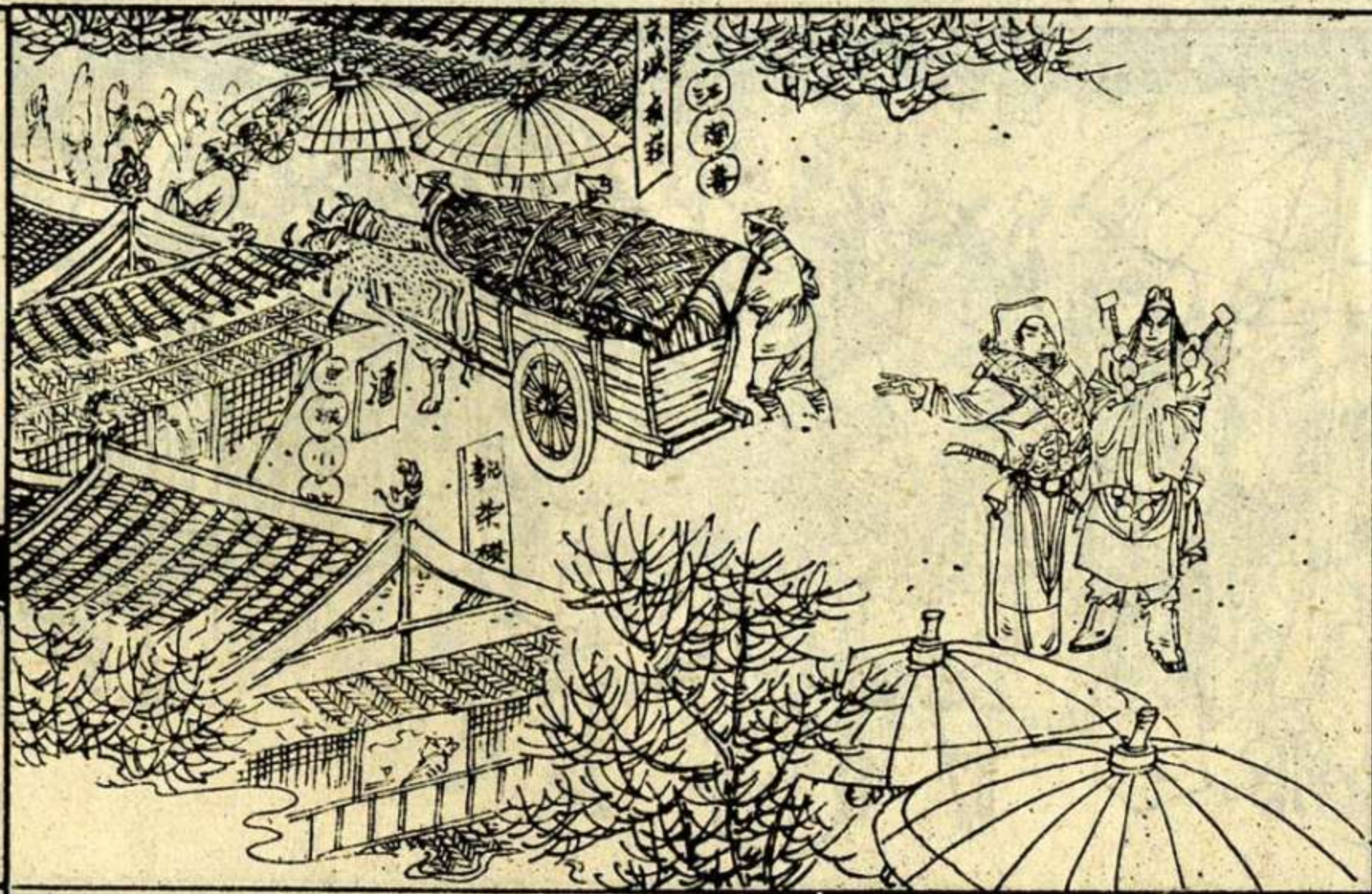
两个在庄上住了十数日，别了孔太公父子要走，孔太公苦留不住，只得安排筵席送行。武松依旧穿了行者的衣裳，戴上界箍，挂了数珠，挎了戒刀；宋江提了朴刀，悬口腰刀，戴上毡笠子；两人辞别了孔太公。



孔明、孔亮叫庄客背了行李，弟兄二人直送二十余里。宋江自把包裹背了，说道：“不须远送，我自和武兄弟去。”孔明、孔亮拜辞了他两个，自和庄客回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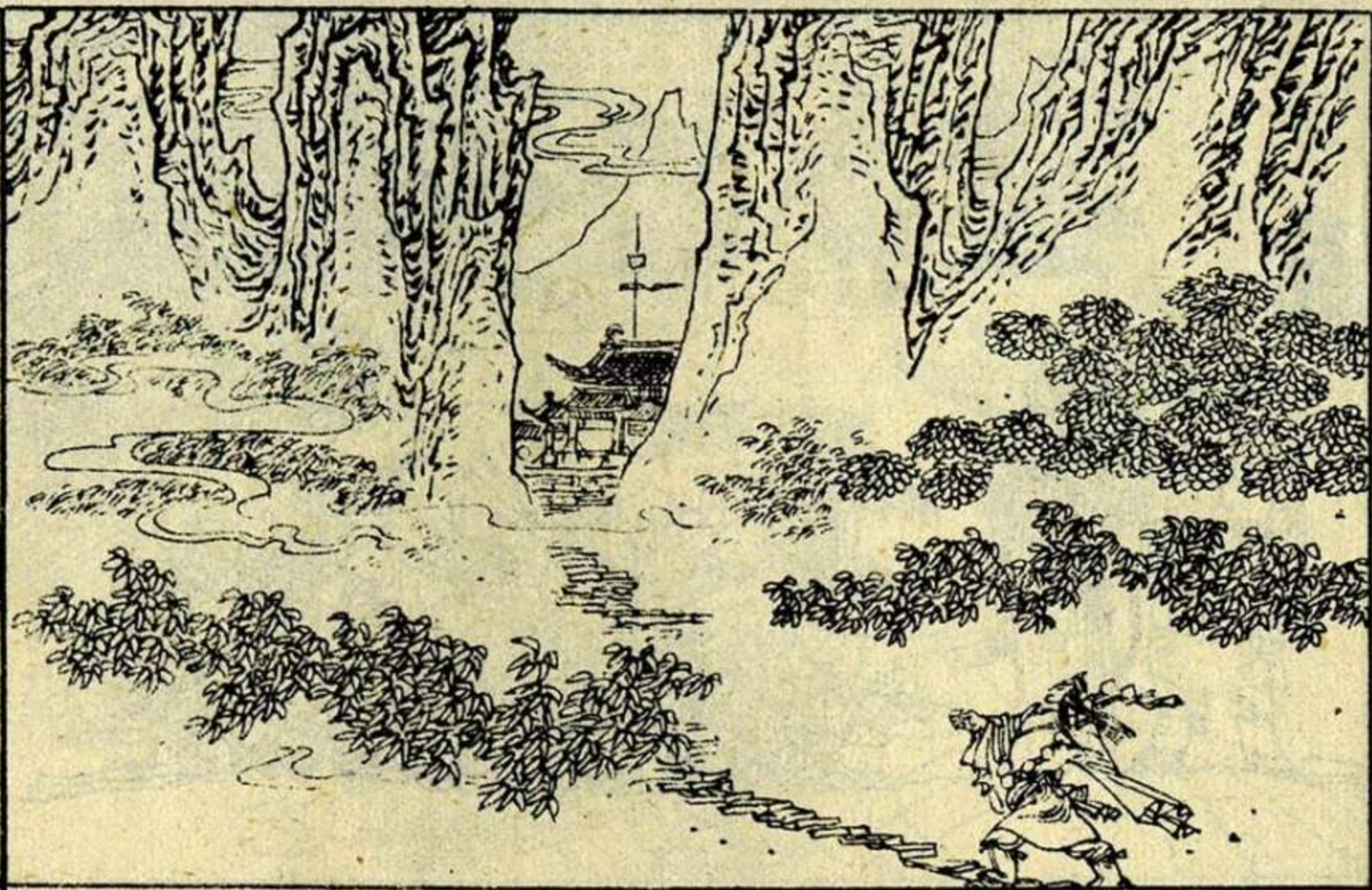
宋江和武松两个走了四五十里，来到一市镇上，宋江问那里人道：“小人们欲投二龙山、清风镇，不知从哪条路去？”那镇上人答道：“这两处不是一条路去的。要往二龙山，向西行；若往清风镇，向东走，过了清风山便是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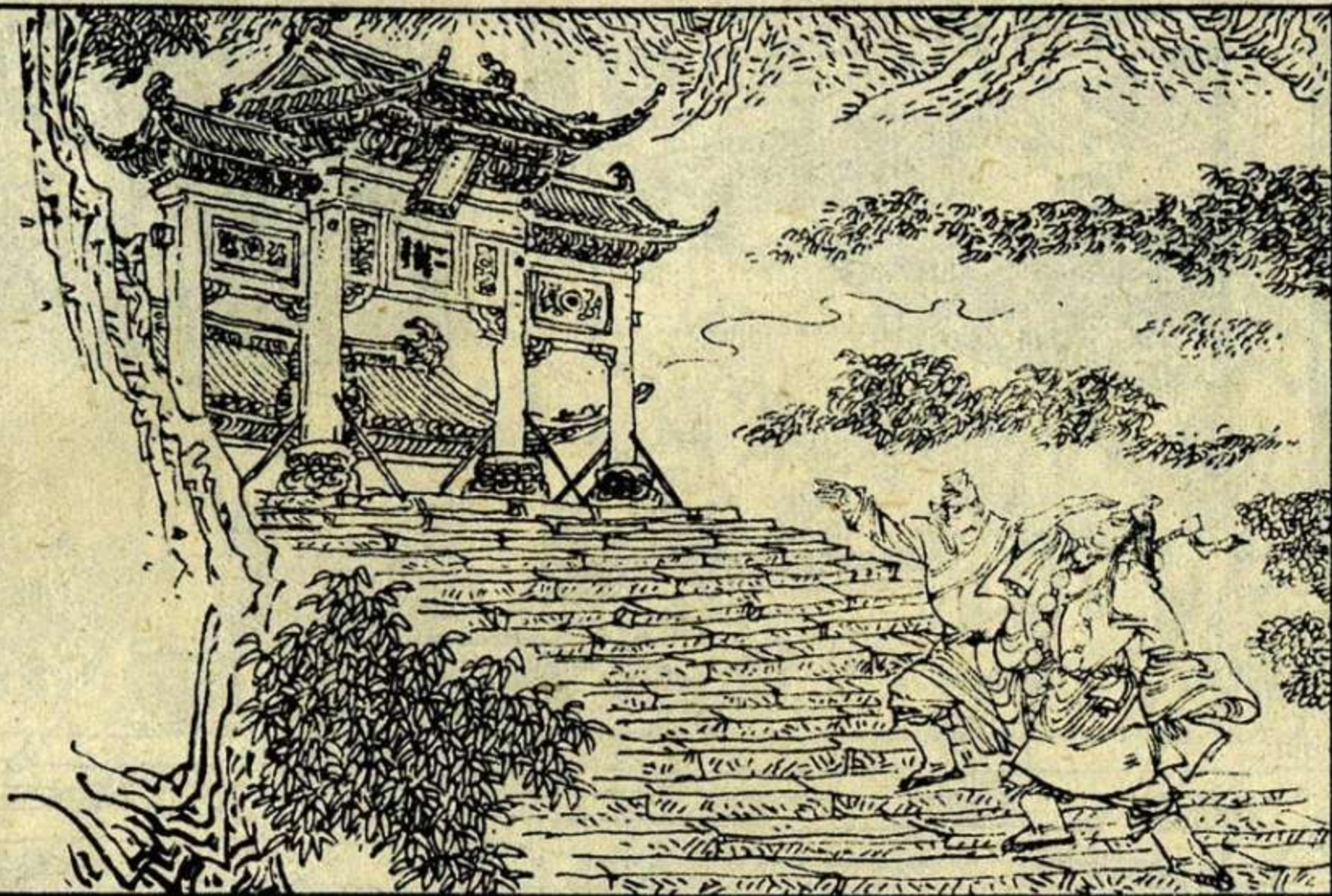
宋江听了，便道：“兄弟，我和你今日分手，就这里吃三杯相别。”武行者道：“我送哥哥一阵再回来。”宋江道：“不须如此。自古道：‘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。’你到二龙山入伙之后，稍戒酒性，兄弟，千万听愚兄之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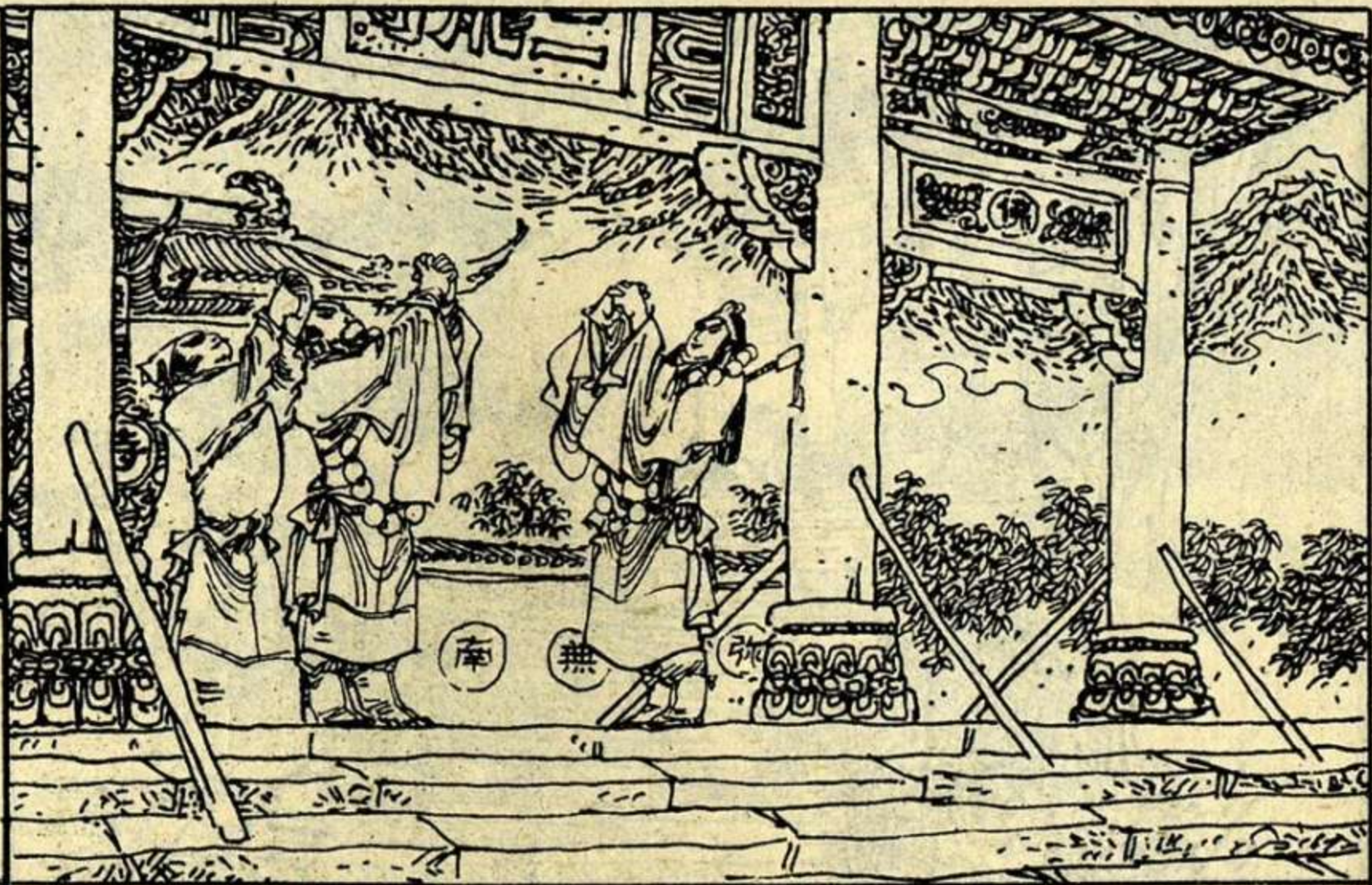
武行者听了，便和宋江往酒店里饮了数杯，还了酒钱，两人出得店来。走到市镇梢头，三岔路口，武行者下了四拜。宋江又叮嘱了武松几句，自投东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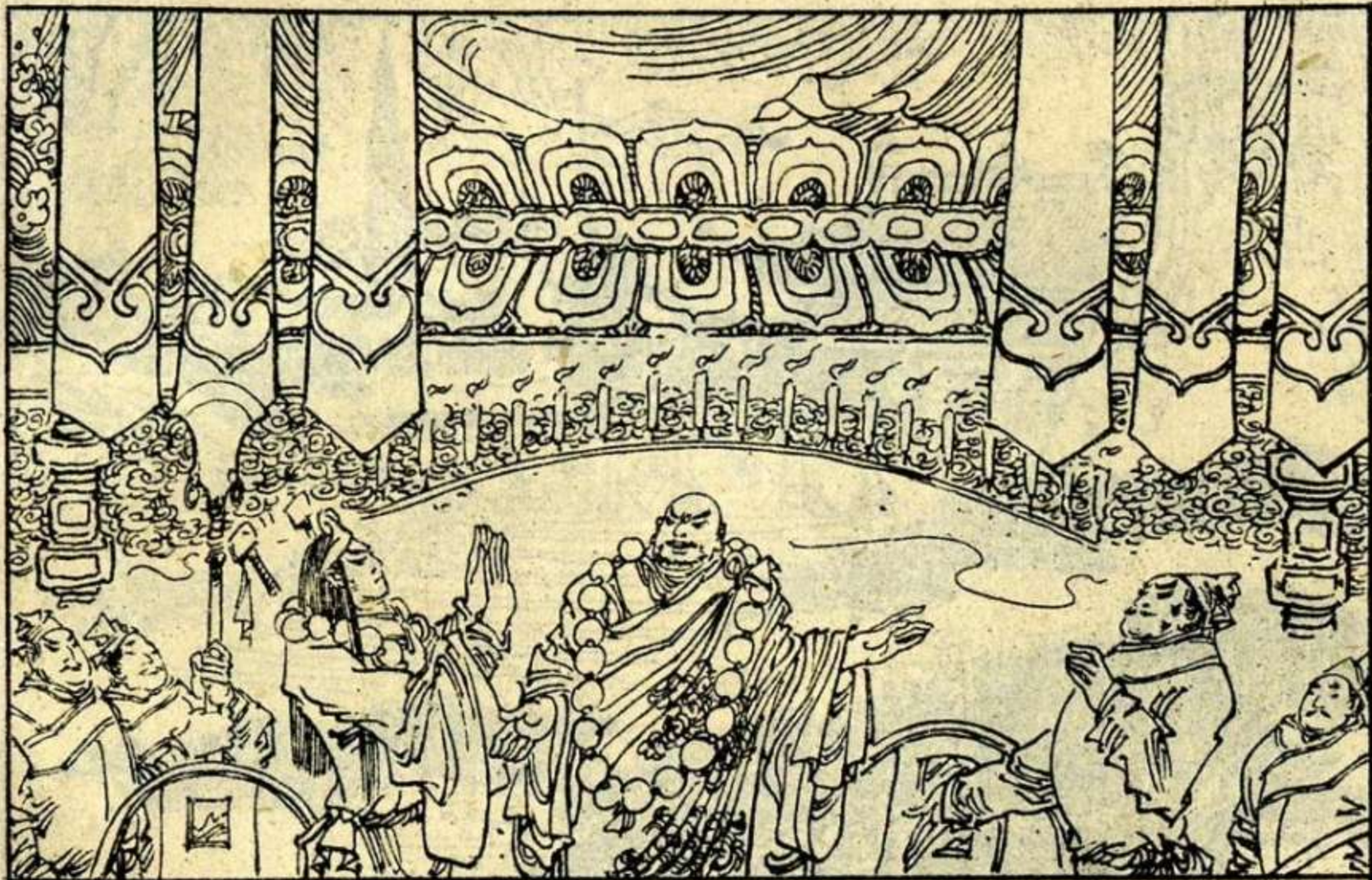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自别了宋江，转身向西，往二龙山而来。路上只是怀念宋江。行了几日，却早到二龙山脚下，只见好一座高山，树木稠密，峰峦插天，形势十分险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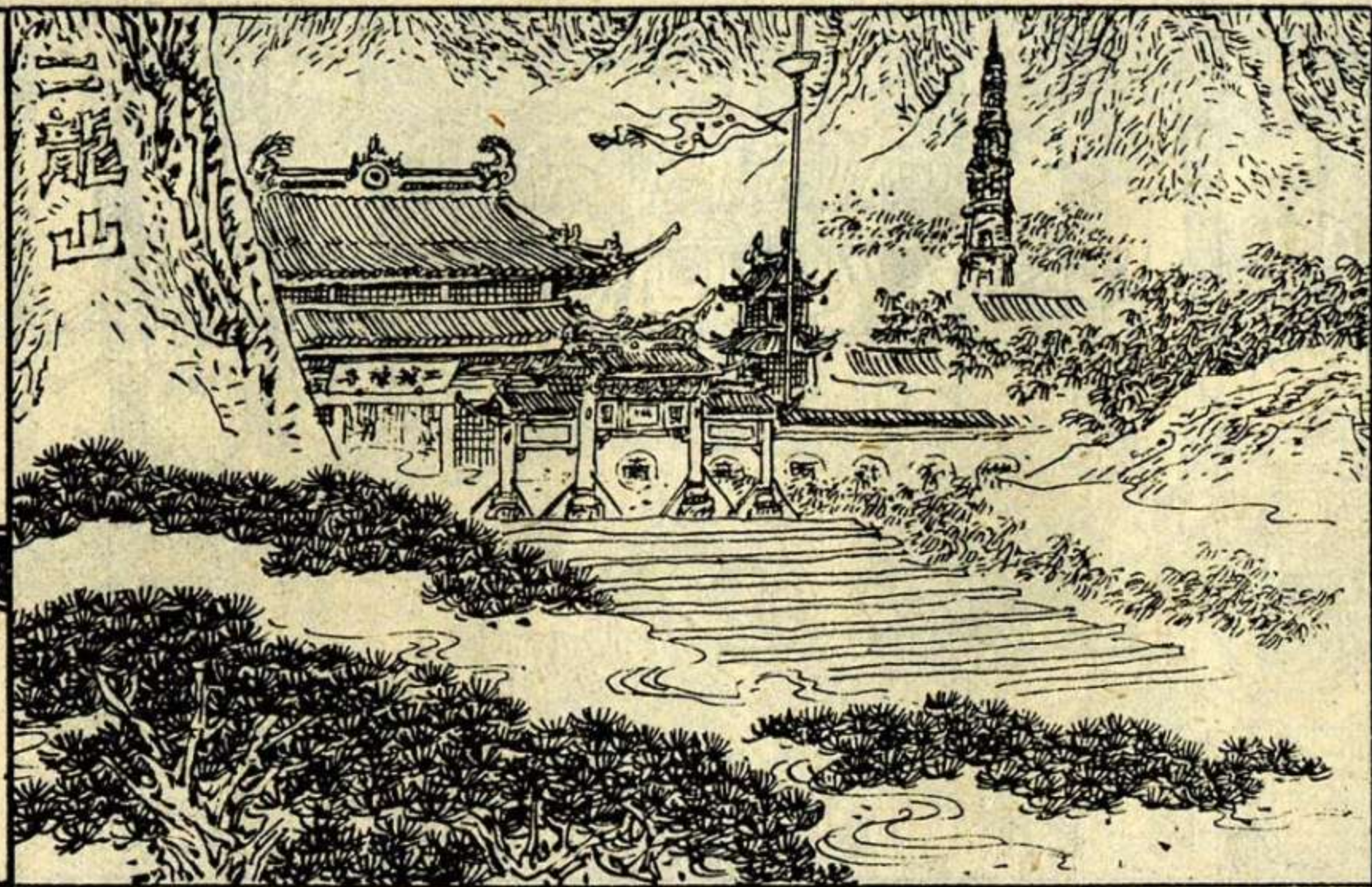
山下小喽罗问知了备细，听说是景阳冈打虎的好汉武松，忙拜过了，一面使人通报两位头领；一面引着武松一步一步走上山来。



鲁智深、杨志听说武松来到，心中大喜，一齐下山来迎接。到得关前，正遇着小喽罗引武松到来。三人就在关前见礼。



鲁智深、杨志引武松上山，先看了宝珠寺，然后接入大寨。鲁智深、杨志要推武松坐第一把交椅，武松哪里肯依，坐了第三位。



合山上下，听说来了新头领，是景阳冈打虎的英雄，都十分高兴，前来叩见。当日众好汉开怀畅饮，武松吃得大醉。后来武松与鲁智深、杨志等同归梁山泊聚义，成为梁山泊的好汉。